



# 記日密秋蘭芸



行印局書文廣海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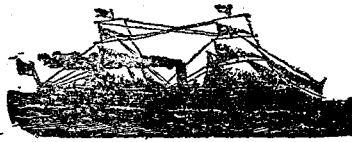
# 序

蒼蒼者情天也。莽莽者情場也。林林總總者情種也。人無情則無以爲生而天地其息矣。雖然情亦難言。彼花前月下贈李投桃一見卽合。旋合旋棄。非情也。淫也。若夫青衫紅粉。薰地相逢。發乎情止乎禮。甯夢斷而魂離不移情。而別注斯乃得乎情之正者。也。輒近世風不古。道德淪亡。後生小子。粗識之無。便詡詡然搖筆弄舌。東塗西抹。自號爲情種。自命能爲情種寫真。其實非失之過哀。卽失之過褻。靡靡之音。無足取也。內子玉鐸。頗能讀書。歸余後。相隨漢口中西報。尤喜小說家言。間有所作。亦有可觀者。今歲就學南昌。課餘之暇。復撰就是書。悲歡離合。情節離奇。寫遊閨調笑。則旖旎盡至。寫兒女情懷。則體貼入微。蝶迷夢短。可憐待死之魂。繭織同功。盡是傷心之語。洵佳構也。旣爲加批於頂。今付剞劂。復弁數言於此。綺情樓主喻血輪序於丁巳季冬。

---

空襲秘密日記

序



# 西廂記演義目錄

第一章	驚艷	一
第二章	借廂	六
第三章	酬韻	一二
第四章	鬧齋	一七
第五章	寺警	二〇
第六章	請宴	三〇
第七章	賴婚	三四
第八章	琴心	四一
第九章	前候	四七
第十章	鬧簡	五一
第十一章	賴簡	五九

目錄

第十二章	後候	六三
第十三章	酬簡	六八
第十四章	拷斃	七三
第十五章	哭宴	七八
第十六章	驚夢	八三

十三日 禦婚

六月一日 診疾

十日 求婚

十七日 視郎

念九日 哭友

七日 庭訓

七月十五日 郎歸

十六日 送別

八月二日 感舊

十五日 纏紅

念六日 述病

九月十六日 噩耗

十一日 自傷

芝蘭秘密日記 目次

霧蘭秘密日記

目次

十七日

索照

十月一日

哭郎

六日

自述

九日

懺悔

十二日

囑弟

十六日

病劇

十八日

絕望

十九日

鬼影

二十一日

病危



會真記

唐元中

唐元中，有張生者，性溫茂，美丰容，內秉堅孤，非禮不可入，或朋從游宴，擾雜其間，他人皆洵洵然，張生容順而已，終不能亂，以是年二十二，未嘗近女色，知者詰之，謝而言曰：「登徒子，非好色者，是有好色者，而適不我值，何以言之？」大凡物之尤者，未嘗不流連於心，是知其非忘情者也，詰者晒之，無幾，何張生游於蒲，蒲之東十餘里，有僧舍，曰普救寺，張生寓焉，適有崔氏孀婦，將歸長安，路出於蒲，亦止茲寺，崔氏孀婦，鄭女也，張出於鄭，緒其親，乃異派之從母，是歲，渾瑊薨於蒲，有中人人丁文雅，不善於軍，軍人因喪而擾，大掠蒲人，崔氏之家，財產甚厚，多奴僕，旅寓惶駭，不知所托，先是，張與蒲將之黨友善，請吏護之，遂不及於難，十餘日，廉使杜確，將天子命，以統戎節，令於軍，軍繇是戢，鄭厚張之德甚，因飭僕以命張，中堂宴之，復謂張曰：「姨之孤嫠未亡，提攜幼穉，不幸屬師，徒大潰，實不保其身，弱子幼女，猶君之生也，豈可比常恩哉？今俾以仁兄禮奉見，冀所以報恩也，命其子曰：「歡郎，可十餘歲，容甚溫美，次命女鶯鶯，出拜爾兄，爾兄活爾，久之，辭疾，鄭怒曰：「張兄活爾之命，不然，爾且虜矣，能復遠嫌乎？」久之，乃至，常服，醉容，不加新飾，鬢垂黛，接雙臉，斷紅而已，顏色豔異，光輝動人，張驚爲之禮，因坐鄭旁，以鄭之抑而見也，凝睇怨絕，若不勝其體者，問其年紀，鄭曰：「今天子甲子歲之七月，於貞元庚辰，生十七年矣，張生稍以辭導之，不對，終席而罷，張自是惑之，願致其情，無繇得也，崔之婢曰紅娘，生私爲之禮者數，四乘間，遂道其衷，婢果驚沮，潰然而奔，張生悔之，翼日，婢復至，張生乃羞而謝之，不復云所求矣，婢因謂張曰：「郎之言，所不敢言，亦不敢泄，然而崔之族姻，君所詳也，何不因其德而求妻焉？」張曰：「予始自孩提，性不苟合，或時綺縠，

居會莫留盼。不謂當年終有所蔽。昨日一席間。幾不自持。數日來。行忘止。食忘飽。恐不能逾旦暮。若因媒氏而娶。納采問名。則三數月間。索我於枯魚之肆矣。爾其爲我何。婢曰。崔之貞順自保。雖所尊不可以非語犯之。下人之謀。固難入矣。然而善屬文。往往沈吟。章句怨慕者。久之。君試爲喻情詩。以亂之。不然。則無繇也。張大喜。立綴春詞二首。以授之。是夕紅娘復至。持采箋以授張。曰。崔所命也。題其篇曰。明月三五夜。其詞曰。待月西廂下。迎風戶半開。拂牆花影動。疑是玉人來。張亦微噙其旨。是夕。歲二月旬有四日矣。崔之東牖有杏花一樹。攀援可踰。既望之夕。張因拂其樹而踰焉。達於西廂。則戶半開矣。紅娘寢於牀。生因驚之。紅娘駭曰。郎何以至。張因給之曰。崔氏之箋召我矣。爾爲我告之。無幾。紅娘復來。連曰。至矣。至矣。張生且喜且駭。謂必獲濟。及崔至。則端服儼容。大數。張曰。兄之恩。活我之家。厚矣。是以慈母以弱子幼女見託。奈何因不令之婢。致淫泆之詞。始以護人之亂。爲義。而終掠亂以求之。是以亂易亂。其去幾何。誠欲寢其詞。則保人之姦。不義明之於母。則背人之惠。不祥將寄於婢。妾又懼不得發其真誠。是用託短章。願自陳啓。猶懼兄之見難。是用鄙靡之詞。以求其必至。非禮之動。能不愧心。特願以禮自持。毋及於亂。言畢。翻然而逝。張自失者久之。復踰而出。於是絕望數夕。張君臨軒獨寢。忽有人覺之。蒼蠶面起。則紅娘歛衾攜枕而至。撫張曰。至矣。至矣。睡何爲哉。設衾枕而去。張生拭目危坐。久之。猶疑夢寐。然修謹以俟。俄而紅娘捧崔氏而至。至則嬌羞融冶。力不能運。肢體羸時。端莊不復。同矣。是夕。旬有八日也。斜月晶熒。幽輝半牀。張生飄飄然。且疑神仙之徒。不謂從人間至矣。有頃。寺鐘鳴。天將曉。紅娘促去。崔氏嬌啼宛轉。紅娘又捧之而去。終夕無一言。張生辨色而興。自疑曰。豈其夢耶。及明。靚粧在臂。香在衣。淚光熒熒。然猶營於柵席而已。是後。又

十餘日杳不復至。張生賦會真詩三十韻未畢，而紅娘適至，因授之以貽崔氏。自是復容之朝隱而出，暮隱而入，同安於巖，所謂西廂者，幾一月矣。張生常語鄭氏之情，則曰：知不可奈何矣，因欲就成之，無何，張生將之長安，先以情諭之。崔氏宛無難辭，然而愁怨之容動人矣。將行之再夕，不復可見，而張生遂西，不數月，復游於蒲，舍於崔氏者，又累月。崔氏甚工刀筍，善屬文，求索再三，終不可見。張生往往以文挑之，亦不甚觀覽。大略崔之出人者，藝必窮極，而貌若不知言，則敏辯而寡於酬對，待張之意甚厚，然未嘗以詞繼之。時愁豔幽，恒若不識，喜愠之容亦罕形見。異時獨夜操琴，愁弄悽惻，張竊聽之，求之則終不復鼓矣。以是愈惑之。張生俄以文調及期，又當西去，嘗去之夕，不復自言其情，愁歎於崔氏之側。崔氏陰知將訣矣，恭貌怡聲，徐謂張曰：始亂之終棄之，固其宜矣。愚不敢悵必也。君亂之君終之，君之惠也，則沒身之誓，其有終矣。又何必深憾於此行，然而君既不憚，無以奉報。君嘗謂我善鼓琴，擗時羞顏所不能及，今且往矣。既君此誠，因命拂琴，鼓霓裳羽衣序，不數聲，哀音怨亂，不復知其是曲也。左右皆歎，秋崔亦遽止之，投琴泣下，流漣趨歸。鄭所遂不復至。明日而張行，明年文戰不勝，遂止於京，因貽書於崔，以廣其意。崔氏報之詞，粗載於此曰：捧覽來問，撫愛過深，兒女之情，悲喜交集，兼惠花勝一合，口脂五寸，致耀首膏唇之飾，雖荷殊恩，誰復爲容，覩物增懷，但積悲歎耳。伏承使於京中就業，進修之道，固在便安，但恨僻陋之人，永以遐棄，命也如此，知復何言。自去秋以來，嘗忽忽如有所失，於誼諱之下，或免爲笑語，聞宵自處，無不淚零。乃至夢寐之間，亦多敘感，困離愛之思，綢繆纏，暫若尋常，幽會未終，驚魂已斷，雖半衾如暖，而思之甚遙。一昨拜辭，倏逾舊歲，長安行樂之地，觸緒牽情，何幸不忘，幽微眷念，無較鄙薄之志，無以奉酬。至於終始

蓮蓉之難活  
紙上  
我亦欲笑

梅影小傳

桂香小傳

佩秋小傳

妙想

方下。桂香忽反身攻之。鶯兒驚逃。桂香追之。循室而奔。久乃及。桂香以一手握其臂。一手搔其癢處。鶯兒極畏此。諱曰。老姊姊。吾降矣。一室大笑。梅影曰。乍來即門。得不畏主人厭煩耶。適慧兒捧茶進。羣遂圍案坐。

梅影身世與余如出一轍。父早逝。家中僅一母一寡嫂。門庭冷落。倍極淒其。凡人一爲憂患所侵。其興趣必隨而減少。故梅影性情靜穆。洽與余同。惟余尙有一弱弟。爲家庭計。聊可自遣。彼則隻影單形。如矢羣孤。雁耳。桂香方處榮華富貴中。父母俱存。兄弟無故。凡所接觸。皆處順境。故其嬉戲驕憨之態。正不減於鶯兒。惟佩秋境遇。與彼輩同。而獨渾厚。是又難得耳。嘗思造物生人。何故各異其境。各予其性。致有因境而變性者。有因性而移境者。試放眼以觀花開並蒂。伉儷情深。終其身於旖旎快樂中者。有之。鸞摧鳳折。寂寞空幃。終其身於愁城恨海中者。有之。相思兩地。命薄緣慳。慳鬱抑憂傷。致玉碎香消者。亦有之。遭際不同。命運各異。倘使司造化者。一衡其平。使無所差。別人間世上。豈不少却許多事耶。我於是甚嘆天地之不仁。人生之無謂也。方余作此遐想時。桂香忽拍余肩曰。汝又何思耶。以吾思之。終日作捧心西子。殊無聊賴。鶯兒曰。然。吾儕及時

宛然山景

行樂。耳趣往登。高余曰。將安往。鶯兒曰。吾鄂風景良稀。舍洪山。外甯有他處。余曰。然則余當速慧兒備輿。鶯兒曰。輿行殊悶。勿如步行。至城外。再乘馬車。往衆稱善。遂略加膏沐。人各縮菊花一枝。惟桂香獨否。叩其故。笑曰。吾恐招惹蜂蝶耳。鶯兒曰。汝得勿有妬意耶。桂香欲言。余曰。爲時已晏。幸勿再鬥舌鋒。遂下樓行。

少刻。已抵城外。馬車均停道旁。余等共雇三輛。沿途落葉。片片。禿柳絲絲。各含秋意。既至山麓。舍車而步。相挈拾級直上。行約數里。卽覺白雲縷縷。環繞山腰。山間多雜樹。霜楓尤茂。葉無留碧。林悉染紅。秋風偶起。蕭蕭四墜。如墮離人之淚。尙有野花三五。生石罅中。色雖憔悴。香艷猶存。桂香探得數枝。以示同人。佩秋曰。適吾儕縮花。汝卽謂恐惹蜂蝶。今獨不畏蜂蝶來尋耶。桂香笑曰。不謂禮學先生。今亦與我挑釁。雖然。吾豈畏汝者。余曰。野外非比閨闈。宜少斂。因相與披蒙茸。登山巔。遠見長江漢水。滾滾而流。龜山一角。獨峙江濱。正似老天伸其巨靈之臂。以縮此水者。漢臯煙突如林。望之迷漫。若起雲霧。因思十丈軟紅。中固遠不及此。間之清淨。倘此生有福。當於山巔。建茅屋數椽。窗前植竹苑。後種花。第一卽盡購古今書讀之。第二……至第二事。已不暇涉想。以耳畔

將有人呼也。呼余者爲梅影。曰：姊乎！大風至矣。果見蓬蓬然摧木揚沙。似有鴻吟鶴唳之聲。與澗響松濤相酬答。余素怯風。因同梅影倚樹避之。鶯兒見而笑曰：便嬌弱至此。耶。恐封姨好色。必欲攬汝至天空去。樹未足以爲障也。言畢。纖塵飛入目中。淚簌簌下。桂香大樂曰：相思淚却不合送至此處。灑余亦笑曰：天眼恢恢。宜受此報。風過。濃雲如墨。罩遍山頭。佩秋噪曰：雨且至。奈何。余曰：當趨塔中避之。羣遂攜衣奔至塔下。時塔中遊人亦衆。吾儕幸能佔得一席之地。極目望之。煙雲重重。雨珠紛下。草湖中扁舟一二。沖波而過。舟人披簑戴笠。小不盈尺。恰似一幅絕妙畫圖也。

馬遠雨景圖

俄而雨止。晚霞四起。與楓林相映。色至绚烂。萎黃秋草得沾新雨。亦略有生氣。足踐其上。悄然無聲。石砌之中。蟲鳴不已。似送人歸去。吾儕仍緩步達山下。驅車逕歸。都覺倦甚。倚榻小憩。慧兒以冰盤盛糕進。糕爲米製。出自糕糰店。武昌俗。每屆重陽。恆以此糕互相餽遺。吾家或亦人家所贈也。食之甘芳可口。鶯兒則狂啖。余笑曰：那便餓至此。鶯曰：午出晚歸。焉得不餓。余曰：今日登高人多矣。豈盡似汝自餓。半逸出耶。鶯曰：否。彼輩已爲姊秀色殫飽。蓋不餓也。余以指揪其臂曰：汝又譎言。鶯笑曰：實紀實也。汝不見塔。

秋語有趣

中僂薄兒。咸眈眈向汝。而視脫無吾輩。在恐將攫去。乃不感護衛之功。反唇反詈人耶。言際。余繼母忽入。曰。姑等大勞矣。已備薄禮。爲姑等點綴佳節。盍往嘗之。言已。遂率衆出。

九月十五日 憶耶

自讀之是自  
甘爲羶而  
不欲人爲羶  
卿也

想念正切四  
字有眼

宵來心緒弗甯。幾不成寐。今日起甚遲。午間桂香來。向余索紅樓。余曰。是書情太濃。非汝輩少年女郎所宜讀。桂香曰。然則姊終日不釋卷。何耶。余笑曰。吾老矣。情思已冷。不懼爲所迷惑。桂香以指抓吾頰曰。不識羞耶。君尙不知在何許。便稱老耶。噫。吾知之。汝殆標梅心切。恐青春辜負。故爲此言。以促嫁也。勿急。吾行爲汝圖之。卒奪吾書去。吾送桂香出。返省余母。母曰。適郵使遞一函至。似爲南昌寄來。試爲我讀之。余聞語。心一躍。蓋余久不見南昌來書。想念正切也。及破封。知爲余舅手筆。云蓉妹近不甚健。擬偕雲耶來鄂。一遊藉抒積困。又云。雲耶此來。實將就學於文華大學。恐非一時所能歸。余母聞竟。皺眉曰。彼等又來擾我矣。余曰。蓉妹年已長。當不似嚙音之淘氣。余母曰。將何以居之。余曰。樓上尙餘一室。與兒間壁居可矣。至雲哥來。卽入校。無須預爲之所。母曰。汝

言善。

顧至此概憶  
牡丹亭宛紫  
燭紅開遍似  
這般都付與  
斷井頽垣句

雲蘭與雲郎  
幼時歷史者  
生見此讀者  
生見此讀者

雲蘭初不知  
其日記傳之  
其人故敢於  
觀心吐膽一

晚殮既罷。月已東昇。余向例晚殮後。必至圃中散步。此圃為余父生時所培植。百卉俱備。間雜以菓樹多種。每當春二三月。芳草如茵。花香撲鼻。人行其中。陶然有世外之樂。迨余父見背。家人疏於灌漑。姹紫嫣紅。飄零幾盡。然余於紗窗寂寞時。猶喜躑躅其中。向冷蕊疏枝。話其舊事。惟余往者一入此圃。即覺愁緒萬端。無可告訴。今日獨異常態。一若方寸中。乃貯有一種極愉樂事者。意者聞蓉妹將來。而感我至是乎。然余與蓉妹相聚時少。感情亦甚平常。否則即為雲郎也。雲郎者。余中表兄也。蓉妹其妹也。自余母謝世後。兩家往還漸疏。惟雲郎歲或數至。蓉妹則數歲僅一至也。雲郎幼時。余父愛其聰慧。使與余同學讀書。兩小無猜。倍極憐愛。或攜手於晚風駘蕩之中。或高歌於涼月初升之候。渾渾噩噩。固已忘形體上之區別。及余長始。稍稍斂抑。而雲郎旋亦歸去。臨別之時。余心如刃割。嘗背人啜泣。若斯人一去。余之快樂生涯。亦隨而俱去者。不知者且疑余未嫻閨訓。實則余何以傷感至是。亦頗不自解。其後余但於魚鱗雁足中。與雲郎一通問訊。至其俊秀之影。則不能更接吾眼簾。願雖如是。而吾心坎中。則未嘗一日



一筆之非放  
雲蘭女子可比

觀此一語知  
雲蘭非放蕩  
女子

兜的上心來  
歡語冷極然  
恰是秋深夜  
靜之景

忘此俊秀之影。殆如攝影器一經印入玻版。便無瀟漫之日矣。然而余今日種種煩惱。又未始非此影片有以致之。吐絲自縛。其亦冤孽也乎。爾時雲耶之感想。似亦與余同。故每一度來鄂。必向余溫存款語。絮絮話兒。時事顧余恆漠然對之。蓋余意恰似西廂所云。未見時。準備着千言萬語。到相逢。一句也無也。一日彼將去。忽私語余曰。蘭妹。吾有一語容我上陳乎。吾聞言。陡覺心頭突突。面色不期而赭。蓋知此語一出。與余必有切身之關係也。彼見狀。反形踟躕。但喃喃曰。蘭妹。吾愛汝至矣。自東歸以後。度日如年。嘗覺畢生之命運。與幸福皆懸之汝手。汝今後亦有以慰我乎。余不俟言畢。忿然曰。雲哥。吾儕將非幼時。此語豈汝所當告我耶。語出。雲耶大愕。滿面呈失望之色。苦笑一聲。挈囊竟去。自後每次來書。恆多憤慨之語。吾知其怨我深矣。然余亦甚欲藉此撇去情思。終其身於澹泊寂寥之中。向青燈古佛討生活。願女子恆少定力。此種思潮。頻起亦頻伏。今彼又來矣。吾將何以對付耶。思及此。仰首而歎。則見月光皎潔。瀉地如霜。孤雁聲聲穿雲而過。不禁自語曰。汝勿作此不平。鳴須知月下人。與汝同其孤零也。語次。忽一人應曰。孤零耶。吾來伴汝何如。視之。乃爲鶯兒。曰。悄然而來。不怕嚇煞人。鶯笑謝過。

又曰夜涼露重。胡猶守此荒園中。余曰步月耳。鶯笑曰亦曾向月姊。屢禱求嫁得多情。夫婿耶。余亦笑曰汝嘗爲此乎。我則未也。因携其手環籬而行。余曰吾家將有客至。吾儕多一件侶矣。鶯曰誰。余曰蓉妹。鶯瞠目似不解。余曰汝已忘乎。卽曩與汝爭蘋果鬥毆之人也。鶯扶首作記憶狀。良久笑曰得矣。得矣。非髮蓬蓬而好鬥嘴之人乎。噫彼來我又增一敵矣。余曰彼現已及笄。聞甚端莊。非復兒時態矣。鶯笑曰然則吾心良慰。

十月一日 鄂會

流光易度。忽忽已暮秋矣。園中桐葉凋落過半。乃督慧兒掃之。積成巨堆。忽狂風至。齊捲至天空。作片片舞。慧兒覩之大樂。早殮竟。咸準備至江干迎蓉妹。蓋雲耶。昨有電至。謂今日准抵鄂城。及吾儕至城外。果見小輪一隻。方破浪而來。倚欄凝眺者。正雲耶。與蓉妹也。蓉妹見余。以巾相招。吾亦以巾應之。雲耶則凝其深黑之眸。向吾睇視。若有萬種思潮。將欲於此一道視線中表出者。余反低首不敢仰視。心中則似十萬犁耙起落不定。其爲悲耶。抑樂耶。一時頗難自審。迨蓉妹登岸。與余寒暄。方寸間始略略鎮靜。於是相與驅車入城。雲耶則留以料理囊篋。既抵家。桂香梅影佩秋等。均候於門次。相見

雲耶至矣

曲背癡兒女  
乍見情狀

聲影俱現

快諧得妙

活羅紙上

可人

時羣向蓉妹詢別後境況。余又領之拜見余母。禮畢。余母笑曰。小妮子三年不見。便長大如許矣。蓉妹曰。兒愚鈍。終日無所事事。故徒癡長。余母復詢以家事。蓉妹均一一應之。余此時甚嘆蓉妹循循知禮。與三年前之蓉妹判若兩人矣。因復偕至余室。進茶。時樓梯忽起繁響。一人笑呼曰。舊友至。竟未能遠道相迎。奈何。吾知爲鶯兒。方啓帘。則已飄然入。笑顧蓉妹曰。君亦憶曩昔相門之人乎。蓉妹亦笑曰。固未嘗一日忘之。鶯兒欲言。桂香止之曰。茲且勿閑談。我欲問汝。何故負約不早來。鶯曰。因在華胥國。略有耽延。致負約也。梅影曰。華胥國亦有所見否。鶯曰。方見老梅一株。幻如姣好女郎。向國王乞嫁。梅影晬曰。汝又侮人。鶯笑曰。人自問我。我何侮人。佩秋曰。相見卽諛諛爭。得不畏新客。暗笑耶。鶯兒忽肅然立曰。是……是衆皆笑。余曰。鶯妹汝亦太懶。日已當午。髮散且未櫛。鶯曰。膳畢卽來。殆忘之矣。雖然。姊盍爲吾櫛之。言次。趨鏡台前。余不忍却其請。爲稍雙鳳髻。戲顧蓉妹曰。委地七尺。光可鑒人。一段風流。殊不愧麗華再世。汝儕得勿有水。水晶簾下看梳頭之感耶。蓉妹曰。然豔福誠不淺。鶯曰。偶效微勞。便欲諱人。抑何刻也。余笑謝過。

江于乍見羞  
溢不敢仰視  
故至此始審  
視清楚

雲蘭所欲聞  
而不能問者  
蓉妹滔滔然  
快言之何等  
暢

雲郎在家狀  
况由蓉妹口  
中傳出省多  
少筆力

時雲郎已運行李至。余出為部署。此時始見雲郎。面色憔悴。非復往昔豐腴。且眉目之間。若含有重憂。豈傷心人別有懷抱歟。晚間姊妹羣散。余與蓉妹秉燭話舊。蓉妹告我曰。年來家境不順。不如意事。重疊而至。母親下世後。老父傷心過度。幾成重疾。邇雖就痊。然已衰頹不堪。雲哥上年由鄂歸家。亦漸改常態。終日困坐斗室中。不問外事。甚至吾輩家人。亦屏不與近。以狀卜之。其心中必嘗受有一重大刺激。然果為何刺激。則又鮮有人知。彼亦不輕易告人也。余聞語。知必為余臨別時數語所致。然回思余當時胡為而竟作此冷雋之語。則又不可解也。蓉妹又曰。嘗有一次。余見其閉塞過久。勸之出游。彼忽怒曰。止勿言。汝安知吾事。汝儕女子。都屬害人蟲賊。不可交也。趣去。勿溷吾。吾聞言愕然大駭。蓋吾兄夙溫和。今忽變為曠暴。且似忘吾為其姊妹。行甯非怪事。後類從窗隙偷窺。覘其果作何狀。久亦無所得。但見其終日握管作書。盈篇累牘。不以為倦。然作畢。旋又燬之。每晨起必有紙灰一團。堆於案下。至其所書為何語。何故頻作頻燬。則又不可知也。余乃私告吾父。謂兄必有心疾。宜速治之。吾父亦引為憂。及覓醫至。彼又笑曰。我何嘗有病。惟惡鬱煩耳。自是遂不作書。但於室中負手環行。或長嘆。或凝思。

我亦曰奇

語亦祇有此一

久則繼之以哭。泣徹夜不休。姊試思此何故哉。余聞至此。熱血沸騰。齊湧心頭。乃迸爲酸苦之味。透至鼻觀。一眶熱淚。幾奪皆而出。亟欲阻蓉妹勿言。顧乃無策。蓉妹又曰。吾父見狀。疑其不慣家居。遂命之來鄂。就學。却奇彼一聞是哭。泣頓止。慚慚之態。亦削去大半。惟憔悴仍如昔耳。語畢。歎氣而啼。余欲慰之。顧不知如何措辭。久乃勉爲一語曰。勸之珍攝爲佳。

十月五日

檢篋

日來心緒惡劣。恆喜靜坐。卽姊妹行亦少與周旋。桂香嘗笑余曰。蘭姊又有心事矣。實則余自審思。並不知有何心事。但覺腦海中如亂繭。絲任拈一緒卽足擾其全局。此事實起自蓉妹來此之日。而其一夕話。尤與有密切之關係。此時反怨蓉妹不應嚙舌致陷人於愁苦之中。譬諸積薪之下而厝以火焉。有不轟然爆發者。雖然。彼又烏得而知哉。今日雲耶預備入校。命余與蓉妹理其書篋。將啓篋。蓉妹忽爲余母呼去。室中惟餘余與雲耶二人。余心忽又大躍。雙頰赤熱。幾如焚手。亦不期而顫。其實余與雲耶自幼卽同學。相親何異手足。吾之爲此。乃義不容辭。又何惶惶哉。余自心虛耳。仍爲一

初見卽裂其影死兆也

似僞蓋而實是熱情

安得不點首

所思何事耶  
所夢何事耶

清檢時忽於篋中得余十四歲小影一幀。詫曰：此胡爲來哉？雲郎曰：前歲散學時攜歸。藏余篋中，蓋三載矣。余曰：然則今無須此。思納懷中。雲郎伸手奪之，吾勿許，致裂而爲二。雲郎色驟變，曰：並此一寸小影，亦吝不與吾耶？言際，淚幾出。余慰之曰：癡子……勿憂。吾尙有佳者行當贈汝。雲郎始悅。既檢至篋底，又得詩稿一冊，偶一翻閱，卽見苦憶百首，不禁笑曰：此中不知又有幾許瘋話。雲郎曰：安有瘋話？實一副血淚圖耳。余曰：汝儕男子，誠可惡動輒舞文弄墨，脫爲他人所見，奈何？雲郎曰：此爲吾之秘篋，他人奚從而見哉？余欲取而閱之。蓉妹忽入，遂藏之書卷間。事旣畢，雲郎卽赴余母室告辭。余與蓉妹送之門次，瀕行，雲郎忽迴首曰：今後每禮拜當歸視汝儕一次。蓉妹曰：善。余亦不覺點首。

十月十日

賞菊

香夢初迴，銀鈎未掛，方拈齒思一事，忽鶯兒闖然入，揭幃視曰：姊何嬌惰？若此試觀。皎皎秋陽，亦戀汝嬌姿，潛入羅幃，來相伴矣。余曰：昨宵爲夢所擾，迄無寧時，然醒已久，鶯曰：家母今日備有薄餞，爲蓉姑洗塵，盍起偕往。余曰：伯母亦太多情矣，乃起往覘蓉妹。

雲蘭之影

梅影之影

誠然誠然  
隱射一般時  
驢女子

則已不知何往。覓之方在園中。同慧兒。芟除殘葉。余曰。吾圃得此多情。人當為百花賀。因述鶯兒來意。蓉妹聞竟。向鶯兒點首示謝。午後。略事妝束。即偕赴黃家。至時。桂香等已羣集小園。園中菊花盛開。浮金點玉。五色畢具。柔枝兀立。初不為風霜所屈。鶯兒笑顧衆曰。黃花方盛。新釀初成。已執得甲士。盈筐聊供大嚼。姊輩酒興不減於淵明。宜勿辜負斯會也。桂香曰。然則當先饗名花。因提壺至白玉盤前。以酒澆之。曰。淡妝仙子。玉立娉婷。素面寒侵。芳心愁染。一段風流。正不讓顰卿。再世今秋。風多厲。或恐有犯。姣軀故特為置酒。以却寒霜。盍來饗之。佩秋亦撫摩黃色者曰。生成寒黃之色。托身處士之家。素面柔腸。自非靚妝異色。獻媚爭妍者所可比擬。吾誠敬汝。且愛汝矣。鶯兒曰。姊非寒士。何亦愛黃臉婆。耶。相與大笑。蓉妹曰。黃花雅具傲骨。正與彭澤同調。焉可譏笑者。吾等羈縻塵世。良侶無多人。海茫茫。直無可共語者。即下於衆香國。求之殊不可多覩。有之亦惟此東籬傲菊。與夫庾嶺寒梅耳。餘碌碌不足道矣。鶯曰。蓉姊亦太渺視天下人。豈真無一二出類拔萃者。在即以花論。舍所述外。若桃花之艷麗。天cheng海棠之風姿。俊俏。豈盡不足齒及。耶。梅影曰。妹言良是。然花亦如人。首在立品。桃花等顏色固佳。而

侃侃而談正  
作者抑詞時  
髦女子之意

吾亦教之

政界大老聞  
之否  
輕薄少年聞  
之否

為畫世人作  
者誠善謹哉

內閣總理原  
來如此調侃  
得妙登台二  
字雙關尤妙

秉性風流。必誕生於良辰美景。妖冶媚人。若梅菊。或着花於風雪之時。或吐葩於霜降秋殘之候。嶽奇落窳。直類幽人隱士。有湮沒畢生。不求聞達之志。烏得而不敬哉。鶯兒曰。姊名梅影。自當尊重梅花。然亦太私矣。梅影曰。否。吾蓋就其質色立言。非私也。余笑曰。爭端又啓矣。得不畏名花笑人耶。時酒已備。婢子奉巨盞進。人各一器。和以薑醋。剝而嚼之。亦頗肥美。桂香曰。持螯賞菊。乃三秋樂事。今日竟得而兼之矣。鶯兒夾其一笑。曰。當其橫行澤國。時寧不謂睥睨一切。惟我獨尊。詎知今日。委頓樽俎。供人啖嚼。雖然。翩翩裘馬。多半無腸。亦當投之鼎鑊。與此物同受其罰。特恐有膏梁氣。在轉不若此也。蓉妹曰。無腸。尚可較無心肝者已勝一籌。試觀今世。能僅無腸者。已不多覩矣。席間惟佩秋枯坐寡言。笑若有所思。桂香忽笑曰。吾素惡。直有言必吐。諸君試猜。佩秋果作何思。蓋思新嫁娘之風味也。余曰。汝言何指。桂香曰。袁家郎已準。備迎彼作內閣總理。記取臘鼓初敲之時。即彼登台之日也。衆笑曰。有是哉。茲不可不預為之賀。羣起擎杯。強佩秋飲。佩雙頰盡。頰勉盡。一杯曰。婢子誠好曉。舌桂香曰。如此好事。豈欲終秘之耶。鶯兒曰。桂姊。曉曉不息。得勿有妬意乎。果爾。當求佩姊退避。三舍。讓汝先行代理。不亦佳。



如聞其聲如  
聽其人讀至  
此處極大笑  
不止

好景

醉美人如畫

下面領賞四  
字係用朱砂  
畫說白絕有  
越此情此景使  
我見之當亦

乎言次忽一狸奴自花間躍出佩秋笑曰如否此奴貌秀而文亦殊不惡以彼媚之亦  
可免蘭閣寂寂徒羨人家佳婿盡乘龍也衆爲闕然余曰不謂緘默如佩姊竟能爲此  
絕倒語桂香曰彼直不識羞嫁得個銀樣蠟槍頭便自許乘龍佳婿吾齒酸矣殘酒既  
盡着核狼藉手亦飽沾濁膩亟摘菊葉浸水和以香腴灌之餘醒始去時半圓秋月已  
自東山度出餘霞成綺如掛紅綃少刻四散去月光益爛然菊影杪印地如畫婢子  
煎碧螺春進羣爭飲之回顧佩秋方倚欄眺月余曰月色佳否佩秋曰惜不圓耳鶯兒  
曰勿憂兩月以後當有人與汝並肩坐看團圓月也佩秋以巾塞其口曰再言當加以  
夏楚鶯兒笑乞罷余四覓不見桂香尋之方醉倒玉欄沉沉睡去姣婉之態正不減史  
湘雲醉眠芍藥裯笑扶之曰雙腮紅暈絕類海棠趣昇入勿爲風露所侵鶯兒曰桂姊  
量本不宏妹強尼之乃有此醉今當代任扶持之役因握其手置肩際譁笑以返將達  
臥室余笑曰今夕送新人入洞房矣鶯兒亦笑曰下面領賞言次爲桂香去外衣覆以  
錦被微撼之醒詢以渴否桂微點首因授茗一盞桂香醉眼迷離起就鶯手飲之醉頰  
紅勻脂香帶沫絕世風流不愧冠絕儔鶯兒笑語之曰阿儂爲汝魂銷矣惜托身巾

魂消

欄無福消。受玉人白頭。借老也。桂香微笑。佩秋因道遠。不克歸。遂與桂香同榻。余則借  
蓉妹籠燭歸焉。

十一月八日 索像

想念雲郎之  
心於禮拜堂  
續聲中寫出  
府作者真想  
得到

雲蘭不能寐  
雲郎於此可  
見  
關心過切故  
覺不樂  
癡

宿雨初晴。朔風怒吼。鏡台悄悄。倚殊怯寒。威慧兒以銀盤盛水入。略就盥漱。時禮拜堂鐘聲。噓噓然響。此聲吾自來鄂後。即習聞之。然在往昔。不過視為寺觀中晨鐘暮鼓。未注意也。及雲郎入校後。此聲之入吾耳。乃分外清澈。若此聲一動。與余乃有一種特別關係。令余方寸間。不由不起。為波瀾與鐘內之鈞。同其搖蕩者。殆以聞此而始憶及禮拜堂中。仰面聽講者。乃有一人。抑以聞此而始憶此。仰面聽講之人。必歸與余相見耶。余不自知也。少頃。雲郎循例歸。與余母見後。即入蓉妹室。蓋余母性情乖僻。不惟不欲人語。及余生母之人。並余生母戚串。亦不欲與近。蓉妹與雲郎之來。此殆懾於余舅之威。無可奈何也。故雲郎與余母。舍一二酬應語外。恒不多談。與談者。惟我儕耳。余此時見雲郎。愈為清癯。心中兀自。不樂。蓉妹曰。雲哥又瘦矣。雲郎曰。余亦不知何故。但覺日間煩惱萬狀。寢饋不寧。即拍球競走。諸游戲。亦屏而不為。故肌肉日漸消磨。不可復振。余

曰知雲郎煩  
 備之由來故  
 爲此言以勸  
 之亦光明亦  
 鑿然如雲郎  
 其如雲郎不  
 悟何  
 一瞬一俯首  
 萬千情意盡  
 在不言中  
 不待雲郎請  
 求而手登已  
 縷就何等關  
 心此語出自  
 蓉妹之口尤  
 有分寸  
 汝又謂言一  
 語似噴非噴  
 妙絕  
 讀至此處恍  
 覺有一美人  
 倩影玉立余  
 前  
 自然密藏

曰天下本無煩惱。惟人自尋之。以吾思之。兄境遇舒適。安有所謂煩惱者。皆自尋來耳。  
 蓉妹曰。此言至當。汝必欲於心坎中闢一席地。以貯煩惱。煩惱安得而不至。反之。以貯  
 快樂。則安矣。雲郎嘆曰。汝安知我心。言次。向余一瞬。余如感急。電首不期。驟俯。時蓉妹  
 方持針織手套。雲郎曰。天氣已寒。余手終日如僵。汝盍爲余製一套。蓉妹曰。蘭姊已爲  
 汝織之。尙未竣工也。雲郎曰。然則當謝盛意。余低語曰。誰要謝者。言已。懶然回己室。雲  
 郎隨之。瞥見鏡台前。陳余小影。大喜。展而閱之。曰。丰神絕世。我見猶憐。正不識誰家有  
 福。耶。能消受此畫中愛寵也。余小語曰。汝又調言。此影乃春季所攝。方坐碧桃花下。長  
 裙飄拂。落英續紛。燕子雙雙。羣集樹頭。呢語翩翻。蝶亦盤桓。身後幾欲飛上搔頭。身  
 旁更有狸奴一眈眈。而視雲郎。笑指之曰。此奴得傍玉人。艷福誠不淺。得勿令吾妬煞  
 耶。又曰。妹今當贈我矣。余有難色。曰。噫。汝前檢吾篋。時不云尙有佳者。贈我耶。茲又負  
 約。余笑曰。閑笑之言。便記得如此真耶。雖然。宜密藏之。勿令他人笑我。放蕩也。雲郎曰。  
 然。亟納之懷中。時門帘掀動。阿龍笑躍入。余曰。弟弟。汝不知雲哥來耶。阿龍隨行近余。  
 身小語曰。知之。雲郎曰。龍弟。吾今日携有好物餽汝。阿龍曰。我不信。如有亦已。餽阿姊。

趣事

當頭棒喝

矣。雲郎聞語笑顧。余曰。阿龍狡哉。言際探手衣袋。出南豐橋數枚。示阿龍曰。此非橋耶。阿龍見而大樂。向雲郎強索。雲郎予二枚。請益之。再予二枚。顧掌小不能容。齊落余椅下。雲郎俯拾。余適起立。不期膝蓋與雲郎額角相撞。雲郎勢虛。竟仆於地。一室大笑。余母聞譁笑聲。趕至見室中僅余儕三人。而雲郎則方坐地未起。頓現不愉之色。愠然而返。及雲郎歸校。余母呼余至。諭之曰。汝年已長矣。男女之別。內外之防。當亦知之。雲郎與汝雖同學。然現已弱冠。而汝竟與之調笑。不以爲羞。豈我家所當有之事。茲語汝。後彼來。當稍稍避之。勿令鄰人見而冷齒也。吾聞語羞憤并集。冷汗涔涔下。

十一月二十日

繡枕

備熱故心冷

連日氣象陰霾。殊有雪意。棉衣不煖。則易以狐裘。蟻蟻怯寒。則裹以圍巾。顧齒猶震。不可耐思之。非關天氣。余自心冷耳。乃命慧兒炙炭一盤。略佳。兀坐小窗。極無聊賴。忽憶佩秋于歸之期已近。所繡合歡枕。尙未完竣。亟取繡架。拈針刺之。紅絨笑吐。逐寒風以飛揚。雖指下生寒。殊不顧及。俄而桂香至。笑曰。天寒如此。猶習針黹耶。余曰。佩秋贈品也。桂香取而視之。曰。一抹綠波。淨萍數點。文鴛比翼。栩栩欲生。不謂姊手工一妙。至

調侃得好

旋然將雪天氣

天下多故國  
事日非安得  
桃源好避秦  
桃源好避秦  
感想人出此  
因關之口尤  
令人感傷不

此雖然。姊於金針巧度時。得勿有苦恨。年年壓金線。為他人作嫁衣裳之感。耶。余曰。讀得幾句唐詩。便來謔人。合當墮入拔舌地獄。桂香亟謝過曰。吾知罪誠不當。唐突玉人。言次。以臘梅一束。奉余曰。吾家臘梅。方含苞待放。特折數枝。為姊供諸案頭。及尋瓶。則已因宵來堅凍。裂為數片。拾而玩之。殊覺慙然。有感。桂香曰。是瓶五色爛然。饒有古氣。一旦損裂。亦殊可惜。余曰。隆隆者。易絕。礪礪者。易缺。理必然也。因命慧兒。另出一瓶。納花其中。已則偕桂香出。倚欄閑眺。時風聲漸厲。草木盡靡。即山上松枝。亦為所虜。虎虎然。作聲。鳥鴉隊隊。咸振吭。哀鳴似告人。以大劫將臨。當求隱避者。余曰。方今天下。擾攘同室操戈。人禍天災。無歲無之。吾儕不幸。羈栖是世。亦何異此。鳥惶惶懼風雪。將至者。安得寬方寸。桃源以避。浩劫耶。桂香微哂曰。避難固不必。桃源即溫柔鄉。亦可。特姊不肯自謀耳。余以目斥之曰。汝幾非此不啓齒。桂笑曰。吾言確也。時蓉妹亦至。曰。今日酷寒。吾已命廚司備佳釀。桂姊盍在此同飲。桂香曰。善。我國嗜此。余曰。但勿如食蟹之夕。醉眠芍藥。頤可也。言已。同入就寢。

十二月二日

賀喜

雲蘭秘密日記

卿卿何得而知

我亦欲云

如聞其聲如見其人

數語感極可見璇閣中無事不說

今日爲佩秋于歸期。昨與諸姊妹約同往致賀。晨間鶯兒等前後至。對鏡理妝。各梳流行新髻。畢或衣繡衫。或拖羅裙。五光十色。絢爛奪目。鶯兒戲曰。環肥燕瘦。都足傾城。殆欲與新嫁娘相較。問誰是仕女班頭。歟。梅影曰。佩姊亦髻年舊侶。今嫁得乘龍壻。恐再勿耳。鬢。磨若昔日之樂矣。桂香曰。此何待言。大凡女兒一近男子。性情卽因之改變。豈惟吾儕友誼將從此疏闊。卽其至親骨肉。亦將不若床頭人親密。蓋愛情浸入心脾。其力至鉅。一切都可忘矣。鶯兒曰。姊熟悉若此。殆亦過來人歟。桂香慍曰。長舌鴉頭。又欲與我挑戰。耶。言次。以指彈鶯臉。暈紅一縷。驟起頰際。余曰。宜梳妝。臉兒真吹彈得破。鶯笑曰。敢勞玉人纖指。下降吾頰。幸矣。言已。羣出覓輿。余素性瀟灑。最畏拘束。今因情不能却。不得已稍稍與俗人周旋。陳氏亦宦家。素尙繁華。賓客雜沓。殊苦喧鬧。因與諸姊妹潛入內室。與佩秋敘舊。顧佩秋羞澀殊甚。且淚痕盈面。出言殊簡。桂香戲之曰。今宵花開。連理倒鳳。頭。鸞錦帳。春風其樂何限。奈何猶是嗚暗哭。效金人三緘。其口耶。鶯兒曰。汝安知佩姊正欲貯蓄氣力。俾與郎君作竟夕談。何暇與余輩作無謂周旋哉。佩秋仍置不答。垂首瞑目。若老僧入定。余笑曰。佩姊魂靈兒已飛去半空矣。未幾。簫鼓

嬉嬉嬉嬉恍然如見

佩秋去矣

女兒行必團時  
姊妹處唱  
聚一處唱  
私語書欲  
其所語何事  
迄不可得  
於此篇詳  
之矣快哉  
哉能穩睡  
未有所思  
也又

何等關切

嗽。嘈。笙。簧。合。奏。彩。輿。已。至。中。堂。佩。秋。為。伴。娘。輩。簇。擁。易。妝。錦。簇。花。冠。珠。兜。霞。佩。俯。映。鴛。繡。之。裙。橫。拖。鸞。綃。之。袖。富。麗。堂。皇。別。饒。丰。韻。鶯。兒。睨。之。笑。曰。服。之。不。嫌。累。贅。否。桂。香。曰。亦。無。可。奈。何。耳。余。恐。其。復。為。戲。言。以。目。止。之。時。堂。前。樂。聲。復。作。鞭。爆。之。聲。震。耳。佩。秋。為。伴。娘。擁。之。出。禮。畢。登。輿。而。去。桂。香。曰。佩。姊。嬌。媚。勝。昔。我。見。猶。憐。霎。時。紅。袖。牽。來。香。巾。挑。去。彼。新。郎。飽。餐。秀。色。將。不。識。若。何。愉。快。也。梅。影。曰。汝。言。何。多。曉。曉。直。類。池。畔。春。蛙。令。人生。厭。桂。香。笑。携。其。腕。曰。我。固。有。如。花。美。眷。在。何。豔。羨。他人。為。梅。影。不。答。掩。耳。疾。走。去。

十二月二十日 得書

昨夜天氣酷寒。雨雪紛紛。下敷盡更。籌未能穩睡。以故七時即起。推窗四望。一白千里。地上積雪已尺許。厚樹枝戴雪。皚然如白髮。老翁蓉妹笑曰。清淨絕塵。直似佛國。豈天公解意。特為滌盡濁障。耶。時圃外三五頑童。方碌碌塑雪美人。眉目畢肖。栩栩如生。雲耶獨立扉次。口點指劃。如工程師然。余笑視蓉妹曰。雲哥猶有稚氣。蓉妹曰。彼夙好弄雪。余曰。獨不畏寒。耶。是時雲耶蓋已假歸。居樓下客室。余遑母訓。未嘗與交談。即相見亦漠然。寡言笑。故雲耶終日愀然。如負重憂。夜間但聞其於室中。躑往躑來。至中夜始

止。吾知雲郎心又傷矣。下午偕蓉妹至圃中踏雪歸過雲郎室見案上亂堆書籍一榻蕭然。僅陳薄衾一襲。私語蓉妹曰。如此寒天雲哥僅御薄衾得勿冷乎。蓉妹曰。來時僅攜此冷亦無如何。余曰。吾室有皮褥二襲可分一襲與彼以禦寒。蓉妹曰。佳。余曰。但囑勿使吾母知之。蓉妹詫曰。何故。余曰。無他。恐彼知之。又斥余多事也。蓉妹稱是。晚間命慧兒將去。比返以一物授余曰。雲公子命授姑娘。余展視之。乃一封書札也。亟就燈前讀之曰。

朔風獵獵。雨雪霏霏。孤館寒燈。淒涼極矣。妹紅樓煖閣。翠袖輕裘。品酒評詩。樂自無量。然亦曾念及斗室中尙有一可憐人在否耶。回憶疇昔同窗共硯之時。相攜相倚。如兄如妹。偶一不見。則走覓之。甯復料後日竟有分離之時。又甯料分離後我二人。懽愛之情。亦隨而俱杳耶。嗟夫。蘭妹花前握手。月下談心。謂在天願爲比翼鳥。在地願爲連理枝。非妹也耶。爾時妹年幼。此語或出自無心。然一入吾耳。則有如天磬。蓋無一時刻忘之。歸贛後。章江漢水。徒勞夢裏相思。鶴唳猿啼。莫瀟天涯。情淚午夜。思之幾成狂瀾。然猶意妹故愛我者。雖地隔千里。而精誠固猶在一。



處故三載以來自悲聊復自慰詎上年臨別之時妹竟以冷雋落寞之語告我使我平昔用以自慰者至此頓爲絕望嗟夫蘭妹吾誠不審汝是何心肝乃忍慢然而出是語吾於是始恍然妹之待我皆屬詐僞大凡女子於襁褓中卽帶一僞字來而妹尤甚焉者也是時吾心雖欲不痛吾身雖欲不病乃不可得旣忽於病中聞吾父命吾來鄂就學私心爲之一喜喜者何喜將復與妹相見一覘妹之意向究竟如何及來此後竟出我意外蓋妹之殷殷盛情仍不減於疇昔而慳慳相憐之意且復於眉山眼水間見之吾乃大慰頻自語曰蘭妹多情人也決不我欺反悔曩之恨妹者皆爲錯誤故精神驟長而身體亦復強健孰料此等愉樂其駐於吾心終不能久蓋未幾妹又恢復前日冷淡之態矣今以寒假之暇羈栖貴宅妹復使侍婢傳言勸勿更上瓊樓一步此何意哉相去荔牆咫尺如隔蓬島千重此等境况寧復生人能堪嗟夫蘭妹如愛我耶何故在在令人失望如不愛我耶又何不直截了當明白告我今若卽若離使人顛倒錯亂終日如在洪醉中欲歌不能欲哭不得抑何苦來哉今告妹吾之愛妹自幼已鑄入心腑任海枯石爛

此志決不或移。曩謂吾畢生之命運與幸福皆懸之妹手。實非虛語。妹如感其痴。愚稍加憐惜。則雖粉身碎骨。必有以圖報。否則薄命之身。正不難從茲物化。蓋與其相思而生。勿若殉情而死。殉情而死。其樂彌甚。吾無懼矣。在理不才如吾。本不值吾妹一盼。祇以至誠所發。不能自己。天下無論何物。惟至誠可以感之。生公之說。法頑石。尙知點頭。矧聰明如吾妹耶。寒窗翹首企盼。佳音某月日雲耶手上。

情愛方濃忽  
接此書安能  
無淚

果能如是或  
猶可全其一  
有此一想卒  
殺雲耶

余讀畢心潮起落。竟不審其爲悲爲苦。但覺眼前如起雲霧。紙上字幻爲塞斗大。視之蓋爲淚痕。濕透矣。夫雲耶致余書多矣。從未見有今次之纏綿之懇摯。使鐵石人讀之。當亦爲動。吾今其復彼耶。吾將何以措辭。不復彼耶。又恐愈傷其心。嗟夫。吾自澄心以思。吾之感傷。何嘗不如彼。特以吾儕閨人。安能遽以吾愛汝三字。輕出諸口。來書哀怨並集。其實誤矣。往者吾曾私誓。謂今世界舍雲耶外。吾決不更愛一人。但以大勢觀之。又決難償此癡願。惟有將此愛字永秘之心中。不使他人知之。且不使雲耶知之。結果則以生命殉之而已。今吾仍守此主義。不與雲耶以希望。耶吾知雲耶必切齒曰。婢子欺我婢子。不我愛矣。憤怨所激。必至斬其生趣。是則吾殺雲耶矣。吾既愛雲耶。安忍殺

之。是。又。不。容。吾。不。掬。心。相。告。思。之。思。之。乃。就。案。頭。作。一。覆。書。曰。

素。簡。飛。來。青。燈。無。色。盟。誦。之。餘。且。悲。且。感。嗟。夫。痴。耶。君。言。誓。死。儂。豈。樂。生。但。君。於。下。筆。伸。紙。之。時。亦。曾。思。及。儂。爲。何。人。儂。所。處。爲。何。地。君。如。此。用。情。果。於。雙。方。有。所。裨。益。否。君。胡。不。細。加。審。度。而。徒。出。以。孟。浪。也。

余書此數語竟頗覺太直且似有相惹之意非所以慰雲耶也則立變其調曰

雖然人非木石孰能無情儂往者得君書平平未涉情愛尙且迴環捧讀不忍釋手矧此纏綿悱惻有令人不能不動容者耶第儂深閨待字四德宜遵老母在堂防閑尤密詎容吾儂自由戀愛戀愛而不自由亦復何樂此儂所以茹痛含辛未敢稍爲放肆者也來書謂相去荔牆咫尺如隔蓬島千重實老母之意非關於儂然旣緣絕三生何爭一面卽令相見亦徒相視歔歔作楚囚對泣而已夫復何謂儂今語君儂之愛君與君之愛儂實無所軒輊數載以來百結柔腸固早已爲君寸寸斷卽今次重行把晤香魂一縷殆無時不飛傍君之左右特以儂遇事好瞻前顧後覺我汝之間實已有萬重魔障一涉足便無幸故情苗怒苗輒復掘之使

其如雲郎不悟何

不料今日爲  
余所見亦緣  
突哉

死。上。年。君。臨。去。時。儂。寥。寥。數。語。本。自。無。心。及。後。思。之。亦。頗。以。爲。得。計。蓋。以。爲。藉。此。可。死。君。心。不。至。嘗。受。情。場。危。險。區。區。之。心。正。所。以。福。君。不。忍。誤。君。也。來。書。怨。恨。之。意。溢。於。言。表。是。不。諒。儂。矣。嗟。夫。癡。郎。少。小。多。情。便。非。幸。福。君。試。前。後。思。之。我。兩。人。果。有。好。收。局。否。今。爲。君。計。如。能。棄。茲。不。祥。之。地。另。覓。佳。耦。乃。爲。上。策。否。則。必。有。許。多。懊。惱。許。多。痛。苦。隨。之。而。來。推。其。結。果。只。落。得。青。衫。淚。濕。紅。粉。香。消。非。儂。之。幸。亦。非。君。之。幸。也。君。其。思。之。芸。蘭。覆。

余作畢。納之封筒。時已近三更。審雲郎尙未寢。即囑慧兒送之往。余以深閨待字之女子。公然與一男子情書往還。且復紀之日。記寧非不識羞恥。實則余與雲郎乃神聖愛情上的關係。非懷春蕩婦所可比擬。至日記乃余個人私事。初不能使外人窺知。抑又何礙也。以後凡關於雲郎與余事。仍當陸續記之。

除夕 答覆

晨起。偕蓉妹掃除室中塵障。且督婢洗滌器物。忙碌半日始已。其時圍中蠟梅盛開。一若天公解意。故留此以點綴佳節者。因命慧兒折取一束。供諸案頭。復拆一半囑贈雲

不待開函意  
已知  
書好

耶。比。慧。兒。返。又。攜。得。錦。函。一。通。視。之。乃。雲。耶。手。畢。不。禁。自。語。曰。癡。耶。此。中。不。知。又。有。幾。許。斷。腸。語。私。就。案。前。閱。之。書。曰。

捧。誦。芳。函。深。情。一。縷。溢。於。言。外。直。不。啻。將。妹。數。載。來。之。心。事。一。一。嘔。之。而。出。余。也。何。人。能。無。感。耶。余。邇。日。所。以。獨。坐。愁。苦。塌。然。擢。肝。憂。憤。填。膈。不。能。自。解。者。實。恐。妹。不。愛。我。耳。妹。既。愛。我。夫。復。何。憂。雖。然。函。末。胡。又。謂。今。爲。君。計。宜。棄。茲。不。祥。之。地。另。覓。佳。耦。嗟。夫。妹。試。想。我。果。爲。何。如。人。豈。效。輕。薄。兒。浪。用。其。愛。情。哉。際。茲。天。寒。歲。暮。天。涯。遊。子。疇。不。思。家。而。余。猶。蟄。伏。於。此。不。作。故。鄉。望。者。都。祇。爲。妹。耳。直。告。妹。南。昌。女。學。林。立。濟。濟。英。雌。固。不。乏。才。色。俱。佳。者。余。果。欲。於。其。中。擇。一。人。而。偶。之。美。滿。姻。緣。固。早。已。成。就。然。而。余。屏。而。不。爲。者。正。鍾。情。不。二。也。質。言。之。余。情。已。如。揉。碎。之。花。片。片。零。落。欲。再。集。合。碎。瓣。復。爲。一。完。美。之。花。上。之。枝。頭。以。媚。春。風。此。必。不。可。能。之。事。至。謂。此。事。無。好。收。局。我。亦。曾。思。及。然。人。定。可。以。勝。天。果。能。彼。此。以。堅。忍。之。心。持。之。到。底。未。必。蒼。蒼。情。天。汨。汨。愛。河。竟。無。我。二。人。迴。翔。游。泳。之。地。卽。令。無。之。亦。不。難。撇。此。塵。寰。要。求。月。老。注。鴛。牒。於。來。生。語。云。不。是。冤。家。不。聚。首。不。是。同。病。不。相。憐。事。

一段冤債至  
死方了

我亦云然

阿龍狡哉

忽而思及男  
父忽而憶及  
西廂八面玲  
瓏殆無事不  
思

已至此妹亦不必他怨蓋我二人實同病冤家必須了此一段冤債也承錫皮毯覆之極煖如此體貼感何可言但恐劍生福薄不能消受耳雲郎書閱畢愀然寡懽余固早謂愛情者不祥之物也當雲郎今次來時私心卽惶惶然恐時有大不了事跟之而至今已漸次發現矣嗣後惟有拚此薄命身以與情魔搏戰而已夫復何言徐將書藏之秘篋仍出與蓉妹佈置一切且爲阿龍易新衣阿龍今年纔八齡一完全無知識小孩也旣易衣狂喜且曰雲哥衣亦舊姊盍亦爲易之余笑曰彼無須此阿龍曰以吾思之殆姊吝也彼見我必問姊姊竟一襲衣亦不與之得勿不情乎余啐之出入夜爆竹聲起爲繁響登樓望之萬家燈火方慶團圓之宴吾家亦備有盛筵雲郎得破格入席惟余此時驟見雲郎反覺心中突突不寧且念余舅一人在家嬌兒愛女皆寄跡於此今夕舉杯獨酌時正不知若何傷感而所以使其嬌兒愛女不欲東歸者皆因余一人之故折散人家骨肉余罪重矣於時忽又憶及西廂記（若不

是席間母子當迴避便當舉案齊眉）句雙頰驟爲之赤雲郎見余亦若有一種易感頻頻以目視余余恐余母覺以目止之雲郎向不善酒今夕乃擎杯狂飲余夙知酒能

每讀至一處無以  
欲止之顧乃  
無法以處之  
為法思乃無  
而思矣欲為  
法思矣欲為  
而思矣欲為  
法思矣欲為  
而思矣欲為

溫存體貼何  
等細細飲生  
醉後飲玉鐲  
醉後飲玉鐲  
醉後飲玉鐲

傷人亟欲止之顧乃無法已而以手暗牽蓉妹衣示以意蓉妹即奪其杯曰雲哥少飲  
 一口不可耶雲耶曰我豈好酒哉不過藉以滌胸中愁苦耳言次顧余慘笑余亟迴首  
 避之席間尙有余嬌母余嬌母亦孀居早與余家分晰惟每歲除夕一聚首耳宴畢余  
 母偕余嬌母暨蓉妹門牌去余夙不善此乃歸已室中慧兒已炙炭頗和煖蠟炬高  
 燒光明如晝兀坐移時復出雲耶書讀之方思援筆作覆忽聞樓下哇哇聲大作亟至  
 梯次聽之知出自雲耶室此時余足竟不由余主悄然下樓既入客室酒腥之氣刺鼻  
 見雲耶斜倚床沿嘔吐滿地知已洪醉立以皮毯覆之而雲耶已醒微啓醉眼瞥見余  
 一躍坐起曰妹安得來此吾其夢乎言際復瞑其目余低聲曰雲哥雲耶忽曰勿言勿  
 破吾好夢吾不禁笑曰吾自來此非夢也雲耶始睜目曰汝自來此乎余曰汝既不勝  
 酒力奈何強飲致一醉至是也雲耶曰汝烏知余心哉語出汝然欲涕余亦不覺一陣  
 心酸淚簌簌下既乃力自遏抑曰渴否雲耶點首亟於案頭傾茶一杯使就余手中飲  
 之既畢問需他物否曰否吾頭暈極矣余尼之睡且曰酒後最易中寒宜慎之彼忽握  
 余臂曰苟得玉人長傍余側寧終日醉也余啐曰毋癡時慧兒亦入余命將穢物掃

偷登此處玉  
鑑真賊矣哉

去仍復登樓。既入室。心忽跳躍。不止。思頃間事。脫爲阿母知者。不識。又生出。若何風波也。坐良久。乃稍鎮定。隨挑燈作覆書曰。

嗟乎。雲。郎。儂。無才且無命。何苦相逼。必欲令儂。傾一副血淚。與君作楚囚對泣。而後已。儂前書所云。都爲君計。蓋儂甯願相思而死。決不令君因儂而受累。質言之。君他婚儂物化而已。不如是。不足以全君也。來書屢屢以死自誓。儂豈不知感。雖然。君烏能死哉。儂一弱女子耳。生死無關。緊要君上有老親。下有弱妹。一肩重擔。皆負之。君身君死。萬氏門楣。將倩誰撐拄者。且君爲儂而死。儂更有何面目。以見舅家人哉。君謂吾二人乃同病冤家。必須了此一段冤債。吾將問君。此一段冤債。將如何了者。極君願望。無非如西廂月上柳梢頭。人約黃昏後。與張生雙文結千秋。同調。儂縱不難拚此微軀。以償君癡願。然名節既墜。終身抱慝。君亦何取於儂也。嗟夫。癡郎。儂今語君。君如必欲糾纏不肯撒手。我亦無法拒絕。且亦不忍拒絕。惟有犧牲此薄命之身。任君擺佈。君欲如何便如何耳。君既不善酒。宜竭力戒除。今夕一醉如泥。試於清醒時。思之於身體。甯無妨礙。今後務慎之慎之。芸蘭謹

爲雲郎計

我亦欲問

爲自身計

許之矣



覆。

書竟重復讀之。覺余所欲語諸雲。郎者乃未盡其萬一。然余拙於書。卽欲盡之。勢且不能。且余多書。一語在雲。郎視之卽多種一點。愁根固以簡單爲妙也。其時余母等牌興方濃。慧兒則已扶頭瞌睡去。余乃挾書下樓。由窗外窺之。見雲郎獨坐床上。以手支頤。似方啜泣。及聞聲。仰首而視。曰。誰。余曰。我也。言已。入室笑謂之曰。莫哭。余有好消息。報汝也。隨以書授之。返身而出。

妙極

元旦 卜運

昨宵未寐。精神殊困憊。晨間慧兒以盥托水進。且易緋色之衣。驟然向余賀新禧。余笑頷之。梳櫛旣竟。亦略換衣飾。先趨余母室拜賀。繼及余孀母。再繼及蓉妹與雲郎。此種禮節。年一爲之。殊可厭也。飯罷。鶯兒與桂香等前後至。旣見余母。羣趨余室。浼余鬪麻雀。余以不善此。謝絕之。桂香曰。然則吾儕可擲骰爲戲。籍占一年運命之通塞。余允之。命慧兒取骰至。桂香曰。議自余倡。請自余始。言已。隨手擲之。得「○○○○」鶯兒笑曰。巫山一段雲。桂姊殆有作新嫁娘之兆。桂香引手撻之。鶯兒驚逃。余曰。未擲先爭。局勢破。

呆嫁

黃老匪官驚  
兒所以交素  
運

果歸

果死兩行清  
淚哭梅花句  
尤佳

果病相思

諸人運命均  
兆於此雖屬  
游戲亦有天  
機

瓷盤既碎大  
家撒手矣

國家無幸乃  
政客官僚爭  
權奪利所致  
的是確論當  
道閉之當一  
齊俯首

無聊文士乃  
調侃新聞記  
者桂香誠狡  
元且咯血失

元且咯血失

矣。因復聚案前。令鶯兒擲之得『……』余曰。落梅片已到。陽春鶯妹今年交  
 泰運矣。次蓉妹擲之得『……』桂香笑曰。么二三。四船象也。蓉妹今年必歸。吾儕又  
 少一良友矣。再次梅影擲之得『……』鶯兒曰。兩行清淚。哭梅花。梅姊今年必無  
 幸。梅影亦嗒然若失。蓉妹曰。梅花並蒂。燕子雙雙。佳兆也。姊胡憂為。未及余。信手擲之  
 得『……』衆鼓掌笑曰。拈來粒粒紅豆。姊何相思之甚耶。吾顏不期而赤。桂香  
 曰。骸骨製也。姊相思殆已。刻骨宜有以解之。鶯兒曰。我輩非解相思。氤氳使奈何。桂香  
 行近余身。握余手曰。恨余非鬚眉男子。否則必有慰君。免令個儂憔悴死也。余戲以殼  
 擊之。桂香避弗及。乘政客盤墮地。碎鶯兒曰。金甌破碎。國家亦將不幸矣。梅影曰。內訌  
 外患相逼。而致將盜官僚復羣。以權利相爭。奪國家無幸固矣。桂香曰。吾儕既不能如  
 花木蘭。梁紅玉。馳騁疆場。為國家稍効微力。徒效無聊文士。以國事為口頭禪。胡為哉。  
 人生及時。行樂耳。今仍當與姊妹作竹林之戲。言次。傾牌於案。強鶯兒等入座。余則袖  
 手旁觀。桂香曰。偏枯汝矣。局未終。慧兒忽倉皇入曰。噫。傷哉……病矣。余心陡覺一躍  
 曰。誰病也……慧兒曰。雲公子也。彼飯後。即謂肺痛。今咯血盈盆矣。余急曰。奈何。誰教

腸之象所以  
必死  
心急情急寫  
來曲肖

後室穉孺形  
容關心之切

只有一哭

彼……言至此忽一驚思。慧兒實對蓉妹發言。吾胡爲絮絮作答。且胡爲現此驚惶之色。幸諸人均在錯愕中未覺。否則破綻露矣。乃退坐室隅。心頭撲撲。竟如潮時起時落。起落不定。則作劇痛。且格於母訓。不能隨蓉妹同去。一視尤爲恨恨良久。蓉妹返淚痕。瑩然羣爭問之。蓉妹曰。彼向無此疾。大抵昨宵過醉所致。余此時頗欲詢其狀況。顧不知以何語爲當。籌思久之。乃曰。現在何如者。蓉妹曰。頃已睡去。余曰。宜覓醫治之。蓉妹曰。吾已與姑母言。命王陞去矣。此時桂香等亦均與沮坐。談移時。羣散去。在理。余當留之。款酒。顧余竟忘之。未幾。醫生至。此醫楊姓。爲余家嘗用之人。七十餘老翁也。余母與蓉妹均陪之。爲雲郎診脈。余則匿後室聽之。但聞醫生云。此疾實起於酒。然甚似心疾。幸所感尙淺。能捐除萬慮。不涉愁煩。當可獲愈。藉非然者。則非醫生之所能爲力矣。余聞醫言。知病源不誤。心乃大懼。思雲郎孽根深種。怨恨難消。安望其能捐除萬慮。不涉愁煩者。設萬一不幸。余白髮衰頽之舅氏。情何以堪。思及此。淚如泉湧。恨不立死。以謝癡郎。及醫生去。仍淒然回己室。蓉妹私語余曰。吾兄此病。與去秋所患似出一轍。但吾兄素無薄行。何至傷情至此。余聞語。竟不能作答。嗟夫。蓉妹夢也。安知阿兄傷情。即

爲汝相對坐談之人耶。余此時幾欲將心中所藏傾囊倒篋。一一訴之。蓉妹然此又有何裨益。一杯苦茗。祇合咽之。斷腸而已。入夕。家人均以昨宵未寢。爭赴黑甜。鄉去。余亦疲甚。橫倚軟榻。方欲睡。忽憶及雲郎病狀。則瞿然而起。思渠爲余而病。余安能無一語以慰之。是又不得不借重管城子。方脫穎。不禁自笑曰。元日發筆。卽寫情書。此君今年當爲余忙煞矣。書曰。

已知雲郎病根

屠蘇飲罷。二豎旋侵。深閨聞耗。神傷極矣。祇以內外隔絕。不獲親臨。省視稍效。微勞五中。灼焦莫可言宣。聞君之病起於中酒。然中酒乃病之所由起。而傷情實病之所由來也。鮮紅一掬。此豈可以兒戲者。情海茫茫。君竟甘以身殉。而捐棄此七尺昂藏乎。嗚呼。君亦愚矣。儂前書不已告君。上有老親。下有弱妹。一肩甚重。豈便灰頹儂雖愛君。誠不敢以薄命之身。重以累君也。君果愛儂。亦先當自愛。語云。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安見將來不有機緣。可以償吾儕夙願耶。醫言君係心疾。還當以心治之。一念之苦。樂生死之關頭也。倘能制恨以熄情。火靜氣以祛憂思。其病自愈。嗟乎。痴郎愁城。非長生國也。尙祈珍重。珍重。倘有所需。慧兒頗諳。可使

有卿憶念斯  
人已矣何必  
他人

何以慰之定  
然是神針法  
灸難道是燕  
侶雲傷

至儂處取之。紙短情長。書不盡意。芸蘭草於燈下。

是時慧兒尙未寢。命攜之往返。間有所語否。慧兒曰。無之。余曰。頃方何作。慧兒曰。倚枕觀書。而顏色枯白。迥非前日。雲公子比矣。余聞。語心爲惻然。思此更深夜靜。家人均寢。誰復憶蕭室中尙有此病人乎。本思親往觀之。繼恐爲阿母所知。乃止。

### 元宵 團聚

暈日雲耶病象大減。蓋余曾兩次親往慰之。此事本甚違禮法。然余欲救雲耶。不得不冒嫌爲之。不謂竟收大效也。雲耶既愈。余心亦安。特於晚間置酒招諸姊妹。以賀元宵。佩秋已於月初歸甯。今日亦歡然賁臨。明月在天。嘉賓滿座。彩燈三五。光射朱欄。頗極一時之盛。余倡曰。今夕姊妹行羣聚一堂。人間天上。共慶團圓。咸當滿引一杯爲姪。娥。壽衆皆曰。善。適慧兒攜玉笛至。鶯兒擲作梅花三弄。余復以風琴和之。繞梁。凝。清。越。巽。常。一。時。宿。鳥。驚。飛。風。起。葉。落。雖。虬。龍。吟。水。孤。雁。唳。雲。曾。不。是。過。桂。香。曰。佳。哉。言。次。擊。杯。狂。飲。且。令。合。座。各。盡。一。杯。循。至。佩。秋。獨。屏。不。沾。唇。余。詢。其。故。佩。曰。近。不。識。何。故。與。紅。友。無。緣。偶。一。縱。呷。輒。便。作。惡。嗣。後。當。永。戒。之。矣。桂。香。笑。曰。吾。知。之。矣。姊。誠。善。於。製。造。

輕輕說出究  
竟如何製造  
乎我欲問卿

語句新絕  
是好聽然終  
少一物奈何

使易驚兒為  
我不亦快哉

快諧妙絕

何為假鳳虛  
鳳祇少一物  
耳卿竟知之  
竟道之哈哈

國民哉。結纊甫月餘。便結珠胎。記取陽春十月。叢菊飄香。時當慶弄璋之喜。而餉我輩。以湯餅之筵矣。佩置不答。伏案支頤。似欲睡去。鶯兒戲撼之。桂香忽以牙箸扑鶯兒頭。曰。汝豈忘唐人閨怨曲乎。彼方蘧蘧然夢赴遼西。與個耶暢敘離衷。汝獨驚之醒。毋乃不情。鶯兒曰。蜜月未終。遞添離恨。蕭郎亦薄倖哉。歸時可罰向床頭長臨三日。而責以後。勿遠游也。佩笑曰。我非如世俗女兒。以別離為恨事者。何慮以相嘲。且纔別一婿。而得妻如妹。尚復何憾哉。鶯笑曰。竟腆顏以夫壻自居。不識何時學得者。今姊丈既遠。適不歸。不若以妹相代。碧紗窗下。細畫雙眉。錦繡幃中。輕熨玉體。百種深情。當不讓姊家真婿也。衆為鬨然。余曰。夜已深沉。諸姊當不能歸。今請在我家下榻。何如。衆曰。善。鶯兒曰。然則我宿何處。余曰。汝可與佩姊同榻。鶯笑曰。恰如我願。謹謝。蹇修復顧佩秋曰。春宵一刻千金價。趣往勿容緩矣。竟攜之去。余曰。桂姊可與蓉妹共之。蓉妹曰。彼多言若鸚鵡。恐擾我睡。思桂香曰。偎紅倚翠。寧敢狂言。小生行將稽首。依石榴裙下。不復作狂奴故態。以唐突玉人可乎。遂相偕入幃。余笑曰。玉人對對不啻天生鴛侶。惜均是假鳳虛鳳。有負良辰耳。因亦偕梅影返室寢。

無限旖旎之態

宛然一副美人春睡圖讀

至此心曠神怡

嬌情之態如畫使我見之

當亦魂消

亦依稀亦纏綿

不說但無事

昨宵玉體橫陳

什麼惜我未

又聞也一副美人春睡圖作美

者如此曲繪少

賦不知造多

正月十六日 調笑

晨曦入室花影斜移未捲瓊帷餘香猶在梅影綺夢方酣嬌態可掬玉臂橫擱余項因戲以齒叩之微露紅痕梅影驚覺微語曰姊何苦擾人清夢誠可惡余笑曰鴛幃並臥理當嚶臂盟情何尙因此嗔阿郎也梅惱曰不謂姊今日亦輕薄乃爾余笑曰時已非早可共起矣因拔關出轉入內室見錦帳斜鉤玉人交頸佩秋酥胸微露雲髻半偏方啣啣嚶語低不可辨鴛兒笑曰不佞豔福良非淺姊亦羨否余微笑曰設為聞者又將起而與汝爭矣佩果為驚醒作欠伸狀瞥見余等笑曰姊等起胡早吾尙擬續華胥舊游余忽憶昨宵事戲曰豈真春宵短苦乃嬌情若此耶鴛兒笑曰誠然因指佩秋曰芙蓉帳裡玉體橫陳玳瑁床中纖腰可掬絕世風流真堪傾國昔人謂除却離家總並頭我誠有此願矣佩秋舉纖指自劃其面曰婢子不識羞此固何語乃可出諸閨人之口哉因披衣起余復偕之至蓉妹室遇桂香曰蓉妹醒未桂曰香夢正酣也攜余揭帳視之見蓉妹方側身酣睡媚態嫣然紅粉未銷香脂猶膩桂香笑曰一夕權情百年恩愛汝儕盍為余賀言際引手撼蓉妹曰哈怎不回過臉兒來蓉果起坐雲鬢蓬鬆委頸幾

一。睡。適。掠。鬢。先。笑。恰。是。此。景。

頑。皮。如。畫。書。兒。一。般。女。孩。

兒。家。團。聚。一。處。時。時。笑。不。時。時。笑。不。

的。何。事。今。讀。此。篇。始。知。所。說。者。乃。如。此。

如。此。於。以。知。說。者。乃。如。此。說。者。乃。如。此。

甚。於。畫。眉。枕。閣。琴。聲。悠。

揚。對。牛。彈。琴。寫。世。語。也。

念。念。不。忘。是。謂。多。情。

徧。則。徐。以。手。理。之。起。至。鏡。台。前。浣。桂。香。綰。髻。桂。香。曰。汝。果。欲。余。作。畫。眉。人。耶。言。次。握。象。  
 管。塗。蓉。眉。際。蓉。怒。奪。筆。投。之。窗。外。梳。洗。畢。羣。至。堂。前。早。殮。已。桂。香。曰。昨。宵。聞。白。雲。陽。春。  
 之。曲。滌。我。俗。塵。不。少。今。仍。當。請。蘭。妹。再。鼓。一。回。以。為。我。輩。此。次。佳。會。之。尾。聲。余。曰。余。原。  
 不。善。此。偶。一。為。之。耳。佩。姊。手。法。較。我。勝。盍。請。彼。衆。遂。推。佩。秋。佩。不。獲。辭。徐。就。琴。床。前。按。  
 之。其。初。聲。調。和。平。殊。不。見。長。久。之。漸。露。蒼。涼。之。音。凝。神。聆。之。有。似。涼。秋。塞。外。衰。草。萋。萋。  
 孤。雁。唳。空。秋。聲。撼。樹。之。致。衆。皆。稱。絕。桂。香。曰。此。離。鸞。曲。也。佩。姊。自。賦。別。離。良。多。哀。感。嘆。  
 柔。情。如。夢。嗟。長。夜。如。年。故。有。此。淒。涼。調。也。雖。然。吾。殊。不。慣。聽。此。乃。命。鶯。兒。別。操。一。調。不。  
 徐。不。疾。覺。穠。艷。芬。馨。之。氣。都。繚。繞。於。茜。窗。珠。箔。間。迴。旋。不。散。桂。香。撫。掌。曰。佳。哉。鶯。妹。豈。  
 蕙。年。華。閨。中。待。字。花。前。月。下。未。免。有。情。故。有。此。柔。靡。之。音。當。係。文。鳳。求。鳳。曲。也。鶯。推。琴。  
 起。曰。今。日。對。牛。彈。琴。矣。門。外。漢。強。作。解。人。亦。知。羞。否。衆。遂。散。歸。余。亟。回。己。室。命。慧。兒。往。  
 視。雲。耶。蓋。余。雖。與。姊。妹。行。廝。混。却。無。一。刻。忘。雲。耶。也。及。慧。兒。返。問。公。子。何。語。慧。兒。曰。彼。  
 云。日。來。甚。佳。惟。精。神。困。憊。耳。余。啓。篋。覓。西。參。兩。枝。給。慧。兒。曰。以。此。遺。公。子。囑。閑。時。置。口。  
 中。嚼。之。元。氣。當。可。恢。復。慧。兒。笑。持。之。去。自。雲。耶。染。疾。後。慧。兒。頻。頻。往。返。殆。如。穿。簾。燕子。



余私念幸有此婢。否則咫尺天涯。余與雲耶不知更增幾許困苦也。

花朝 春宴

可人

李家世於此見之讀者注意

東風。徧。扇。芳。草。成。茵。薄。暖。輕。寒。屆。花。朝。時。侯。矣。春。睡。甚。濃。爲。曲。巷。賣。花。聲。驚。醒。欲。再。作。黑。甜。鄉。遊。竟。不。可。得。乃。拳。幃。起。往。覓。蓉。妹。蘭。幽。寂。寂。杳。無。人。聲。詢。慧。兒。始。知。已。赴。園。中。遂。亦。循。道。往。則。蓉。妹。方。偕。婢。剪。綵。線。徧。纏。花。枝。委。地。長。裙。滿。沾。朝。露。一。片。天。眞。殆。猶。未。脫。稚。氣。也。因。戲。之。曰。妹。殆。欲。效。月。老。爲。花。枝。繫。定。紅。絲。耶。蓉。妹。笑。曰。否。否。姊。豈。忘。今。日。爲。百。花。誕。辰。歟。此。淺。淺。者。聊。爲。彼。等。添。妝。之。需。耳。余。曰。清。晨。碌。碌。毋。乃。太。苦。蓉。妹。曰。吾。亦。擬。稍。事。休。息。余。曰。李。家。媪。昨。命。桂。香。來。邀。吾。家。人。今。日。往。赴。春。宴。吾。儕。此。時。可。往。膏。沐。蓉。妹。曰。然。遂。相。與。入。室。停。午。李。家。以。肩。輿。至。吾。等。遂。乘。之。往。李。家。皖。籍。也。主。人。廷。賓。與。余。父。交。極。篤。余。父。生。時。嘗。使。余。以。世。伯。稱。之。故。余。父。沒。後。兩。家。過。從。仍。親。密。如。舊。世。伯。官。鄂。久。饒。於。資。居。室。壯。麗。儼。然。貴。邸。中。年。娶。媪。生。子。二。女。一。長。字。國。寧。現。年。十。九。嘗。居。漢。皋。別。墅。一。執。袴。子。弟。也。世。伯。以。鍾。愛。故。未。忍。加。以。督。責。故。近。益。放。縱。焉。次。字。國。嘉。纔。十。五。齡。較。乃。兄。略。勝。女。卽。桂。香。也。余。等。既。至。羣。出。迎。之。媪。素。愛。余。見。余。卽。曰。蘭。兒。半。

刻骨相思固不能為人道也  
忽遇冤家

月未見汝又清減矣。余曰：見亦不識，何故入春以來恆覺懨懨？故日漸消瘦也。媼曰：宜慎自調攝，言已復與余母周旋，桂香則携余入室，忽遇國甯，國甯余幼時固嘗見之，邇年來則未嘗一遇。此時彼見余，似一愕，目光灼灼，直注余面，余不覺赧然。彼旋與余為禮，余亦報之。余此時見其家人父子，懽樂之狀，不禁慨然興悲，念自老父見背，門祚衰微，弱息老親同度，此淒涼歲月，蓋五載矣。五載以前，何莫不與彼家同其喧鬧？今則已矣。過此以往，更不知有幾許憂患，追跟而至，而我一家人遂長為憂患中人矣。思至此，但有一嘆。

念念不忘

讀至此處，輒掩卷而思，其苦蘭當此其進耶退耶抑作何言耶作無一善而作者僅以兩語戲之，妙絕。就便打一誑，藉使雲郎恍

席終，李媼留余母與蓉妹作葉子戲。余獨自無聊，且時時念及雲郎，不知殮未遂，辭歸入門，轉過客室，竟不見雲郎，乃懶然登樓，纔奉帚，見雲郎方据余案，讀紅樓。余駭之曰：光天化日，乃有偷兒潛入吾室？雲郎迴首見余，笑曰：然來偷香耳。余嘆曰：病愈幾日，便作此頑皮語。雲郎笑謝過，且曰：姑母奚往？余正色曰：已同余歸方將上樓。榭矣。雲郎色變曰：奈何？余以目示之，曰：可匿。余案下此時果聞梯上足音，蹙然。雲郎愈慌，余大笑曰：痴兒直窺鼠耳。言次，慧兒入，雲郎始知余誑。大樂曰：汝一人歸胡速。余睨之，笑曰：吾

張夫措我閱之絕倒

吾自有事包括無限情意

誑人者適為兒女活羅紙上

雲郎入校於此處寫出何等簡便

叮囑之語體貼入微

星淫借星星

是何情景我閱之心醉

數語表無無限熱愛何等靈貼

自有事汝殮。未雲郎曰。主人不在家。客安得有食。吾今日竟如仲尼在陳。余驚曰。然乎。慧兒笑曰。公子欺人耳。今晨且啖三盞。余以瓜子擲之曰。不謂汝竟欺我。茲當下逐客之令矣。雲郎哀之曰。相聚只此一日。尚忍驅之去耶。余聞語。心一動。始憶雲郎明日即須入校。不覺顏色立沈。雲郎亦為之愀然。寡懽。余曰。君新愈之。驅在校務。宜珍重。須知校中非比余家。一朝不適。茶鑪藥爐。將無人照拂矣。雲郎曰。妹毋憂。今後當如汝函所述。竭力自愛。但妹邇來亦殊非健。豈能勸人者而不能自勸耶。余曰。我尚未至病。汝勿耽此閑心。且汝在此。知余不健。既入校。烏得而知之。雲郎曰。無論如何。每禮拜仍當歸視一次。余曰。相見不相親。勿如不相見。汝歸。又何益。雲郎曰。但得一面。亦足慰我渴想。非然者。余欲不再病。不可得矣。言次。首一俯。淚潒潒。滴襟袖間。余覩之心。如中矢。不知不覺。移身近雲郎。出素巾為之揩拭。淚痕且曰。吾前固已勸君早日撒手。君不我信。今後吾二人恐將如李後主所云。終日以淚洗面而已。尚何言哉。雲郎哭益急。余亦泣。既乃力自遏止。撫雲郎曰。纔愈耳。便傷心。若此。不懼舊病復發耶。雲郎不語。余曰。雲哥。盍信余言。苟此時不能讀書。再遲一來復。亦可。雲郎曰。此時入校。已覺遲。再遲則退學矣。

必有此一問

以指指類愛  
之至矣精  
既恐其贈之  
不佳而又不  
以參校中又  
及服之乃嘔  
而服之忽以  
事畢矣忽已  
億及總衣之  
處贈綬易事  
玲瓏意八心  
苦瓏化者面  
善化者真

余曰精神究何如雲郎曰自服西參後略佳余曰然則當續服余處所存尚多可攜之  
去言際起啓余櫛與之曰如校中不便煎服嚼咽之亦佳雲郎曰妹如此多情余將何  
以謝之余以指指其頰曰癡兒余豈為博汝謝語哉余此時復憶及一事曰汝棉衣不  
已斂乎余篋有藍緞一疋今贈汝易之雲郎不受余強之乃受余曰尚需他物否雲郎  
曰否苟有所需當以函告汝余曰萬勿出此吾終日居樓上來信多經母手脫為所知  
殆矣雲郎慘然曰然則以後吾儕不能更通函札乎余曰然雲郎方欲作答余忽見肩  
輿二乘再再而來顛聲曰噫阿母歸矣雲郎亟自座中躍起握手曰別矣諸望珍重  
余手經此一握頓如觸電覺一陣酸辛之味透至鼻觀則倒身軟榻哭矣

二月十七日 復病

余自雲郎入校後意興索然瀕去時余雖謂相見不相親勿如不相見實則余心固甚  
望其一禮拜仍一歸詎迄今兩禮拜矣禮拜堂之鐘聲猶昔而人竟不歸私念彼得勿  
又病乎若然亦當有書以告蓉妹胡吾竟未聞蓉妹一言及之也否則即為功課所累  
不克離校然余固囑其毋過勞碌恐精力不勝致觸發舊疾豈一相離即忘余言耶嗟

好句

敵語亦冠冕  
亦關切我服  
卿善言

懸念逼切故  
有此幻象

夫癡耶。汝但知。汝相思之苦。獨不思倚樓人。眼望將穿乎。思及此。喟然回室。忽蓉妹牽帶入。神色倉皇。謂余曰。蘭妹雲哥。又病矣。余駭曰。誰言之。蓉妹曰。適接彼手書也。言次。以函授余。余亟展開之。僅寥寥數語曰。『吾入校後。咯血症復發。故兩次安息。日均不克歸。今方移居醫院。汝得聞。可來此一視。』云云。余閱畢。急曰。奈何。蓉妹曰。吾擬往探視。余曰。然。是不可緩。蓉妹遂束妝去。余此時似覺有千言萬語。欲倩蓉妹爲我達之。無如蓉妹終是局外人。言之彼得勿笑我。故僅囑之曰。妹當爲我致聲。雲哥勸其力自珍。攝勿以生命爲兒戲。此寥寥數語。吾實費思量。乃始得之。蓋欲使蓉妹聞之不覺其異。雲哥聞之。知余懸念正切也。蓉妹既去。余獨倚廼欄。俟其歸。心中忐忑。正不審作何思想。但覺腦筋一瞥。恍見雲哥獨臥病榻。顏色慘淡。且時時落其傷心之淚。溼漬枕衾。間問之不語。撫之如僵。看護婦方羣聚其側。人人作驚惶狀。叩以病象。如何似搖首言不可救。於是方寸間。乃作劇痛瞿然。審視始知余所立並非醫院。乃己居室也。計余立此未逾一句鐘。此種幻象。旋轉余腦中。殆已十餘次。無何蓉妹歸。余第一卽引雙眸注視。蓉面蓋雲。耶病量之輕重。一觀蓉妹之顏色。卽可卜之。幸余目力所得。與心中所

心既慰矣而  
又恐蓉妹謂  
言又心曲折  
真虧作者想得  
得到

必有此問

若望雲郎至  
雲郎即至便  
直率無味乃  
忽於空中設  
出易釵而弁

得適成反感而蓉妹臨去時惶恐之色至此反消滅無餘微笑語余曰雲哥慣喜駭人一紙書來幾令人膽落詎……余曰未病乎蓉妹曰微憊耳校長憐其苦特送醫院調治非如正月所發之厲也余聞語心大慰然又恐此乃雲郎授意故使為譌言以慰余乃猝然問曰蓉妹汝言確耶蓉妹一愕曰姊胡問此言際似詭余發問之奇余立易辭曰無他恐妹詢之未詳耳蓉妹曰胡至如是余曰彼一人在醫院中誰為服役蓉妹曰看護婦甚多此則無須我儕為慮余曰居室佳否蓉妹曰彼居乃在迴廊蓋醫生謂肺疾不宜室中須得新鮮空氣為之療養也余駭曰不懼中寒乎蓉妹懶然曰是則非我所知余此時頗怪蓉妹於雲郎之病胡視之漠然豈同胞手足反不若中表親乎噫

二月二十三日

送花

緣窗靜掩鳥語頻聞天杏數枝含苞待放十分春色殊足撩人情思晨起屈指而計知今日禮拜又為雲郎歸家之期不禁一喜早殮竟即立樓頭望之已而果見一少年入翩翩如玉樹臨風審之乃為鶯兒蓋易釵而弁者余俟其至駭之曰誰家環薄兒擅入人家闖闖鶯兒微笑曰來竊玉耳蓉妹曰鶯姊以俊美之姿忽易此男子之服直不啻

之鶯兒使去  
關疑爲雲郎  
而竟非雲郎  
是何等曲折  
是我等波瀾  
我故謂作者  
乃菩薩化身  
鶯兒去浙於  
此處伏之

雲郎之歸不  
自去蘭目中  
見之而自去  
蘭耳中聞之  
曲折得妙  
處處想到是  
謂多情

潘郎再世。若使乘騎遊市。不知要顛倒幾多。閨人也。鶯曰。吾幼時。吾母卽嘗使余服此。初不自今日而然。言已。坐余案前。默默不語。凝眸若有所思。余此時頗怪鶯兒胡爲。忽改常態。蓋彼往昔向不能靜默。至一刻之久者。今則木然若石像。豈其家猝遭變故歟。因戲之曰。鶯兒。楊柳方新。正汝得意之時。奈何反緘口。勿鳴耶。鶯兒曰。姊勿再戲我。儕將別矣。此別以後。正不知何日。方得聚首。余訝曰。別乎。汝將安往。鶯曰。昨接吾父來書。將之新任。特囑余母。攜余前往。迢迢千里。詎一二年所能歸。聽黃鶴樓頭。江聲嗚暗。能勿使人淚下。余聞語。亦爲戚然。蓉妹曰。人生有聚必有散。旋散亦旋聚。安知異日彩旆歸來。我儕不仍相聚。如今日耶。余曰。行期將定。何時。鶯曰。大抵在清明後。余曰。如是。吾儕尙有一句聚談之樂矣。言次。忽聞阿龍呼曰。雲哥歸矣。未幾。果聞雲郎與余母語。余兀自心頭跳躍不止。余未見雲郎兼旬矣。不審其病愈幾時。又不審其愈後。果清減否。此時亟欲往窺之。而鶯兒又坐余室不去。且其坐適在窗下。否則余亦可擊窗下。瞰苟得一見其頰影。於心亦慰。余神旣飛越於外。遂無意與鶯兒談。卽言亦無倫次。倘在往日。鶯兒必又笑余。今幸其並不覺也。已而乃得一策。佯弄余。几上花瓶曰。噫。此花已憔悴。

此種心理作  
者自何處得  
來

痴兒女情態  
如畫

他人何必心  
碎卿卿心碎  
耳

語意雙關妙  
極

好話語

當然一愕

悴矣。余乃忘易之。鶯兒曰：吾適見汝園中牡丹方盛開，盍摘插此中。余曰：吾數日未至園中，乃竟忘却。茲當往覓之。遂乘此下樓，果遇雲郎於客室門次。乍見，四目互視，竟無一語。余心搖搖，幾欲突喉而出。及見其枯槁之容，頹喪之狀，則又如利錐刺胸，驟作劇痛。欲言又止，欲止又言，躊躇良久，僅得一語曰：汝病愈乎？雲郎曰：然。語出又寂。余曰：汝今後當知所以自愛。汝試自視，荏弱直如素心之蘭，得不懼他人見而心碎乎？雲郎曰：余何嘗不欲自愛。無如疾病之來，初非吾力所能禦。殆所謂天忌有情，故使吾儕墮入愁苦之中。妹今後亦當自為珍惜，勿時以薄命人為念。言次，行近余前，執余手，吻之。余此時陡覺一驚，始憶余本為摘花下樓，安能久滯於此。立掙脫其手，奔赴園中。見牡丹數株，方盈盈若艷裝女郎，向人嬌笑，隨折數枝，攜歸。見雲郎猶守候於梯底，因分一枝與之曰：吾今以此托汝，務好為護惜，勿使落溷泥中，憔悴死也。雲郎殊不欲受。余睨之，微笑。雲郎立悟，乃接至掌中。小語曰：吾當攜歸，供之心頭。日以余血灌之。余微笑，即登樓。鶯兒笑曰：胡遲遲若是。余曰：吾愛其鮮艷，故不覺徘徊忘返也。蓉妹曰：汝見雲郎否？余聞語一愕，思彼得毋已，窺見吾與雲郎共語，故猝然問此。歟，則漫應之曰：汝見其



當然一懼

在客室中。蓉妹起立曰。茲當往一晤。余此時心又一懼。恐蓉妹見雲。耶之花將疑。余賄贈。頓時心為不甯。如芒刺在背。鶯兒覩余狀。頓詫。旋亦辭歸。余於鶯兒去後。幾如釋重負。在理。余與彼自幼迄今。相親如姊妹。今一旦遠別。寸心甯無感痛。願其感痛之心。竟不敵余懸念。雲耶之切斯亦異矣。

清明 踏青

梨花命薄。徧地飄零。柳葉情深。連天搖曳。忽忽又是清明時候。桂香等均預約。今日往尋踏青之樂。余精神困憊。雅不欲往。桂香尼之。余曰。然則將何行。桂香曰。吾初欲往洪山。繼思彼乃舊游之地。弗佳。乃改往龜山。汝欲之乎。余曰。吾於此等事。向無成見。汝等欲何行。吾附驥尾而已。於是羣出雇車。出平湖門。渡江。附漢陽城廓而行。既抵山麓。均覺足力不繼。踞柳陰。倚石小憩。時聞枝上黃鶯。啁啾而鳴。野花遍地。芬馥可愛。坐移時。拾級登山。芳草如茵。漫步其間。殊多逸趣。既至山頂。咸連袂。覓鴛鴦之草。或尋蛺蝶之花。獨余趨樹頭。折紅豆。盈掌。桂香笑曰。此物最相思。汝何愛之甚也。鶯曰。彼相思已刻骨矣。奈之何不愛。余聞語。面一紅。曰。頃須遠別。猶為譚語。以謔人。耶語出。鶯兒笑色立

宛然春景

他人覓鴛鴦  
草尋蛺蝶花  
已獨攀折紅  
豆殆自知命

薄只合相思  
而死耶

就便調笑有  
趣

恰是龜山景  
綴

今年今日弔  
孤塚明年今  
日塚中人

一篇議論使  
偉人顯者聞  
之汗顏

得卿一語死  
者可以慰矣

私以一事數

斂似其惜別傷情之心。乃為余一語撥動者。梅影曰。離合自有定數。何必慘慘作兒女態哉。鶯兒曰。汝有諸姊妹同在一處。自不虞寂寥。我則遠至異地。寂寂寡歡。欲不傷心烏乎。可得桂香戲之曰。勿憂。東江子弟多才俊。行將為達伯母速覓一金龜。佳婿伴之。鶯兒素尖利。不甘讓人。今亦惟有兩頰漸紅。盈盈欲涕。殊勿起而爭辯。維時微風颺。襲人衣袂。遠望漢水來源。一白如練。山下故多塚。均辛亥陣亡軍士。瘞諸此者。觸景傷懷。不禁高吟『可憐無定河邊骨。都是深閨夢裏人』。句桂香聞而笑曰。汝殆覩古戰場。而興悲乎。余曰。孤塚纍纍。芳草萋萋。際此清明寒食。節竟無一人以紙錢麥飯相祭。奠地下。有知安能瞑目。桂香曰。妹迂矣。自來國家改革。死者多半為士卒。而獲功者。乃為將官。試觀今日偉人顯者。勳位勳章。輝煌炫耀。誰一非此塚中人。頭顱頸血。所換得來。而彼輩方駟馬高車。爭權奪利。早置此枯骨於不問。又何勞我輩閨人為之傷心哉。蓉妹曰。得魚忘筌。恨不手提三尺劍。斫盡若輩之頭。以為死者洩恨。桂香曰。趣勿言。若輩鷹犬。至多脫為所聞禍至矣。因攜余等入歸元寺。隨喜寺中。陳羅漢八百俗傳。凡有疑不決者。則入寺中數羅漢。以決之。亦間有應驗者。時桂香等均入禪房。去余亦私以

之舉竟何事  
 耶妙在不說  
 出然而我知  
 之其他閱者  
 亦知之矣  
 乃復自慰  
 坑山禮佛既  
 乃忽遇雲郎  
 真神化莫測  
 之筆  
 留心至衆人  
 目光正是女  
 兒心理  
 欲詢何語耶  
 如聞如見尤  
 妙在爲兒語  
 時暗以手捻  
 女子定想不  
 到  
 安得不怔  
 將見雲郎忽  
 又過雲婦哭  
 墓此中皆有  
 死兆

一事數而決之。及其結果。竟成絕望。不禁大爲悵惘。既思彼不過泥塑而成。安能知人  
 事。不信可也。遂往覓桂香。將出寺。忽聞人聲雜遝。羣少年蜂擁而入。余等亟避之。目光  
 所及。忽見一人向余微笑。審之。乃爲雲郎。余亦不禁點首。不期已爲蓉妹所覺。隨余視  
 線。追去。始見雲郎。則以手招之。雲郎至。蓉妹詢之曰。兄胡至。是雲郎曰。今日爲校中旅  
 行之期。同學均結隊來矣。言次。指寺外曰。汝不見山腰臨風飄揚者耶。即余校旗幟也。  
 顧衆人目光均不外視。但聚於雲郎之一身。雲郎覺之。反似忸怩不安。則鞠躬而退。臨  
 去。復向余一瞬。余此時甚欲詢雲郎一語。顧已不及。然於此游興方濃。時得觀素心之  
 侶。亦足樂矣。鶯兒私詢余曰。是即蓉姊阿哥耶。余曰。然。鶯曰。真冠玉少年也。余笑曰。汝  
 愛之乎。余當爲汝撮合。山鶯暗以手捻余手曰。吾不過聞言耳。幸勿敲碎醋罈也。余  
 聞語一怔。乃不敢再語。既出寺門。見婦女數輩。擁一少婦來。衣袂飄香。縞素若雪。後隨  
 小奴。挈榼攜樽。想係掃墓者。余等亦尾之行。約數百武。瞥見白楊瑟瑟。間孤塚兀立。巖  
 然如新少婦。伏墓側。哭甚哀。一時風淒葉落。鳥泣獸嗥。似爲此斷腸人。佈傷心之景者。  
 因私詢諸婢。始悉文君新寡。特來憑弔。阿耶嗚呼。年華碧玉。遽唱離鸞。寂寞空闌。長懷

別。鵲。人。間。不。平。事。孰。有。過。於。斯。乎。回。顧。彼。女。哭。益。哀。竟。昏。倒。於。地。婢。媼。等。爭。扶。挈。之。良久。始。起。梨。花。粉。面。涕。淚。縱。橫。已。憔悴。不。堪。矣。余。生。平。最。懼。見。悲。慘。事。此。時。心。酸。幾。不。能。自。禁。隨。囑。彼。女。婢。媼。好。爲。勸。慰。偕。姊妹。行。歸。焉。

三月八日 觀劇

驚。兒。今。日。啓。程。赴。浙。東。余。等。均。送。至。輪。船。殷。勤。話。別。各。自。黯。然。直。至。汽。笛。鳴。鳴。余。等。始。退。至。蘆。船。但。見。素。巾。如。雪。搖。曳。於。慘。綠。電。燈。之。下。而。已。時。余。等。均。以。時。晏。不。克。渡。江。羣。議。往。梨。園。觀。劇。余。素。不。喜。此。迫。於。衆。議。不。得。已。偕。往。至。則。人。多。如。鯽。座。爲。之。滿。余。等。遂。擇。一。包。廂。坐。下。時。所。演。爲。杜。十。娘。情。節。離。奇。頗。覺。可。觀。桂。香。看。至。十。娘。沈。百。寶。箱。躍。身。入。水。時。私。牽。余。裾。曰。吾。恨。未。攜。手。槍。來。不。然。直。以。一。彈。餉。彼。薄。倖。郎。余。笑。曰。痴。兒。此。戲。耳。詎。真。事。哉。第。二。幕。爲。紡。綿。紗。所。歌。小。曲。均。淫。褻。不。堪。入。耳。余。不。耐。欲。出。忽。聞。耳。畔。有。人。呼。曰。汝。等。今。日。亦。來。觀。劇。耶。羣。驚。顧。乃。爲。國。甯。桂。香。曰。甯。哥。吾。儕。今。日。渡。漢。汝。乃。不。來。招。呼。此。何。故。乎。國。甯。曰。吾。纔。來。耳。何。從。知。汝。等。至。桂。香。遂。以。送。驚。兒。事。述。告。於。彼。彼。曰。佳。俟。劇。完。當。送。汝。儕。至。旅。館。言。已。購。水。果。數。盆。至。且。顧。余。曰。蘭。姑。娘。素。不。渡。江。今。宵。

冤家來矣

僅以微笑謝

之極有身分

挾妓觀劇形容國寧之輕浮

輕浮如畫

此後種種風波皆由此臨出

吾當勉作東道主。余微笑謝之。國寧遂退去。其座與吾儕相距甚邇。且挾有兩妓。風貌頗佳。願國寧初不與周旋。目光灼灼。惟注余身。余心惡之。然無法可以拒絕。時余等座後。輕薄少年。愈聚愈多。喃喃品頭評足。中一人忽指余小語曰。彼衣紫衣者。真國色也。余聞語大恨。遂促桂香等作歸計。國寧見余等起立。即越座至曰。君等歸乎。桂香曰。然遂伴吾儕至大旅館。闢兩室爲余等暫宿處。且殷殷謂吾儕曰。君等飢乎。桂香曰。汝既欲作東道主。何必問人。國寧乃命侍者以蕃菜至。一時刀叉閃鑠。與鬢影釵光相輝映。國寧顧而笑曰。君等誠老饕哉。桂香曰。此吾儕事。何預於汝。趣去。國寧曰。君等踞案大嚼。乃並此白衣侍者亦欲屏之去。耶。衆皆笑。余獨默然。願余愈默。國寧視線愈不離余面。時余杯中酒適盡。彼乃提一瓶至。余前曰。此酒芳冽可口。盍再盡一盞。余正色推拒。彼強之不期。其手適與余掌相觸。致玻璃墮地。碎。余見狀。色大赭。國寧曰。此淺淺者。何足介意哉。言已。仍立案前。以牙箸敲瓷盤叮叮作響。余無奈起至窗前。以目示桂香。桂香悟。謂國寧曰。寧哥。夜深矣。吾儕尙有事。汝盍去。國寧不獲已。始顧余微笑而出。余於國寧去後。如釋重負。與諸建姊姊事盟激。桂香曰。今夕劇佳否。余曰。佳固佳。但以

確論我讓至  
此處欲爲人  
心風俗一哭

釋薄少年心  
理確是如是

女兒清白之身公然於萬目睽睽中獻此醜態殊辱煞人也。桂香曰：妹迂矣。彼等皆藉此度日。安計羞辱且多少。香聞弱質日惟描學。彼等妝束狀態以誇耀於人。妹欲起而責之。不亦僂乎。梅影嘆曰：世風日下。廉恥道喪。再過十年。或二十年。世界無乾淨女子矣。蓉妹笑曰：趣勿作高論。吾懣矣。吾欲睡言已。攜桂香去。余則與梅影同榻。其時旅館簫管之聲。擾人至弗能寐。因思余自花朝見國寧後。不識何故。心中即嘗起危懼。一若彼人與余將來乃有一段重大糾葛者。實則吾儕不過世誼耳。初無若何關係。此種思潮竟不知從何而起。自何而來。觀其今夕顛狂之態。尤足使人怒發。苟非桂香之故。吾直欲面斥之。且彼等輕浮成性。安知所謂愛情。今日見一女子愛之甚且不惜低首下心以媚之。然至明日正不妨移之他人。極其願望。直非使天下閨秀盡充其下。陳不可可憐者。李家老人渠猶欣欣然以爲有子。詎知彼方在此花天酒地。尋其浪子生涯。哉。

三月十九日

贈錄

今日爲觀自在誕辰。余母攜阿龍往觀音庵燒香去。余獨坐殊悶。乃偕慧兒往勸業場購物。時忽憶雲郎在校尙無一時計。因至鐘表肆爲購手表一只。大不逾錢。頗小巧可

恰是癡兒女  
口吻

牽裾而語是  
何情景

自知一入情  
天便無佳果

非哭書中人  
直自哭之也

每閱至此恍  
見一對癡兒  
女兀立余前  
搥手搥脚嬉  
嬉笑笑作者

愛。攜。歸。恰。遇。雲。郎。余。詫。曰。雲。哥。今。日。胡。歸。雲。郎。曰。適。赴。校。友。之。宴。順。道。回。家。一。視。余。曰。汝。若。早。至。一。刻。則。不。能。相。覲。矣。雲。郎。笑。曰。汝。若。早。至。亦。必。俟。之。余。笑。曰。然。則。汝。歸。乃。爲。余。一。人。耶。趣。返。脫。將。來。功。課。疏。荒。猶。謂。余。誤。之。也。雲。郎。曰。誰。言。此。者。必。拔。舌。以。死。余。聞。其。發。誓。笑。以。目。止。之。時。已。至。梯。下。雲。郎。逡。巡。不。敢。上。余。以。手。招。之。雲。郎。低。語。曰。吾。懼。姑。母。也。余。曰。母。已。燒。香。去。毋。懼。雲。郎。大。喜。尾。余。上。余。隨。上。隨。呼。蓉。妹。竟。無。應。者。拳。簾。亦。不。見。其。人。推。窗。望。之。彼。方。在。圃。中。荷。鋤。蒔。花。余。欲。再。呼。雲。郎。牽。余。裾。曰。何。苦。必。欲。招。彼。至。遂。偕。入。余。室。瞥。見。余。案。陳。禽。海。石。一。冊。卽。曰。蘭。妹。汝。奈。何。獨。嗜。此。類。小。說。余。曰。吾。嗜。其。悲。耳。雲。郎。曰。良。因。惡。果。吾。甚。惡。之。余。曰。一。入。情。天。便。無。佳。果。豈。獨。此。書。然。哉。慧。兒。屢。言。曰。吾。每。見。姑。娘。讀。此。書。與。石。頭。記。輒。雙。淚。盈。然。不。識。何。故。猶。終。日。不。釋。卷。余。嗔。之。曰。不。去。溫。茶。敢。在。此。饒。舌。耶。慧。兒。乃。去。雲。郎。曰。以。吾。思。之。勿。更。迷。戀。此。中。爲。佳。余。曰。然。以。後。當。棄。去。雲。郎。乃。悅。時。瞥。見。余。髮。被。風。吹。亂。亟。伸。手。爲。余。理。之。余。伴。慍。曰。女。子。頭。上。亦。亂。動。手。耶。茲。當。微。懲。以。儆。將。來。言。際。執。雲。郎。兩。手。以。絲。巾。縛。之。雲。郎。頓。失。自。由。窘。甚。則。向。余。揖。曰。妹。妹。姑。恕。此。番。後。知。戒。矣。余。但。笑。如。不。聞。雲。郎。哀。之。益。急。余。曰。汝。既。知。戒。吾。將。

如此描寫不  
 怕一見而  
 曰吾贈汝  
 必表有海  
 曲至此絕  
 誠出妙絕  
 已既贈之  
 者忽於上  
 地想蜂出  
 個蜂來而  
 此蜜蘭又  
 恰飛入雲  
 頸項去雲  
 為拾去雲  
 郎之拾去  
 不取亂手  
 一語能如  
 怒見拒者  
 賊也作真  
 宛然春景

以。一。物。束。汝。腕。俾。刻。刻。勿。忘。言。已。探。懷。出。手。表。束。雲。郎。右。腕。並。解。其。縛。雲。郎。見。表。大。樂。  
 曰。妹。以。此。罰。我。乎。吾。將。帶。之。去。矣。余。曰。如。是。吾。則。以。竊。盜。捉。將。官。裏。去。雲。郎。聞。語。似。欲。  
 解。下。余。不。禁。失。笑。曰。呆。子。吾。將。贈。汝。也。雲。郎。笑。曰。然。乎。勿。更。戲。我。余。曰。誰。戲。汝。者。雲。郎。  
 曰。然。則。汝。適。入。肆。即。購。此。耶。余。曰。然。雲。郎。曰。妹。如。此。盛。情。吾。將。何。以。謝。之。言。際。忽。一。蠻。  
 蜂。飛。入。集。余。髻。上。余。駭。曰。雲。哥。……蜂。子。……趣。為。余。拂。去。雲。郎。笑。曰。適。已。受。罰。吾。不。  
 敢。亂。動。手。余。急。曰。勿。戲。已。入。頸。矣。雲。郎。始。近。余。身。為。余。拂。至。地。以。足。踐。之。余。曰。何。必。踐。  
 死。雲。郎。曰。彼。膽。敢。親。吾。玉。人。膚。髮。吾。焉。能。無。妬。死。之。宜。矣。吾。啐。之。曰。胡。謬。雲。郎。曰。毋。嘗。  
 吾。歸。矣。願。吾。一。笑。而。別。

四月十日 葬花

春。光。老。矣。天。日。晴。麗。暖。風。迎。面。拂。拂。而。來。落。花。成。陣。如。紅。雨。漫。天。夾。路。杏。花。千。樹。前。日。  
 一。色。作。十。里。紅。者。已。綠。葉。成。陰。枝。頭。結。子。矣。乳。燕。掠。水。而。飛。蝶。穿。花。而。舞。柳。陰。深。處。  
 黃。鶯。嬌。轉。圍。中。百。卉。齊。開。淡。紅。之。色。點。綴。籬。落。間。在。在。皆。含。生。氣。顧。余。轉。覺。此。春。色。無。  
 邊。惱。人。欲。死。姊。妹。行。亦。不。常。聚。蓋。自。佩。秋。出。閣。鶯。兒。遠。去。僅。餘。桂。香。與。梅。影。兩。人。桂。香。



國寧邇來舉  
動於此處帶  
力不少  
叙而出省筆

又將定期于歸。終日碌碌。準備嫁粧。當然無暇來此。至此者。梅影較密。然愁人相對。但有啼噓。亦無甚趣。惟有一人爲吾嚙。昔夢想所不及者。邇來殆無日不至。其人爲誰。卽桂香之兄國甯也。國甯爲人。吾於前觀劇之夕。旣已記之。且私誓今生不願更見其人。詎其人竟有一種特別手段。足以取悅余母。每日至時。必與余母曉曉不已。余母故好聞故事。彼則乘勢以媚之。幾欲傾古今中外稗官野史。盡由其口齒中貢之。余母故余母愛之。不啻己出。嘗語余曰。國甯佳兒也。溫和有如春風。使吾龍兒來日得如彼者。吾無憾矣。余曰。彼人最善作僞。龍弟若如彼。吾家必無幸。余母一愕曰。汝何從知其作僞。余曰。吾聞彼在漢臯。殆無所不爲。人皆以純袴無行子弟目之。其在吾家。卑恭謙讓。正其作僞也。余母慍曰。如汝言。天下殆無一善人。余遂不敢再語。而國甯落得在吾家出入無阻。對余尤不惜。證之。凡余所需。莫不應聲至。嘗有一次。余偶言棹既已敝。彼卽爲余購一繡花者。至吾不欲。余母則代余受之。余固知其人未懷善意。故相見處之漠然。顧其人堅忍。力殊富。初不因余冷淡之態。稍灰其心。若余母再容其人。吾知吾家必從此多事矣。思及此。不禁長嘆。因取紅樓閱之。忽憶雲郎曾力戒讀此。旋亦棄去。一

林黛玉見落  
花與悲雲蘭  
亦見落花與  
悲林黛玉與  
花故其結局  
與黛玉如出一轍

畢竟是豪華  
公子口氣

動之以情

人。慳。慳。下。樓。步。往。園。中。則。見。落。花。片。片。遍。地。飄。零。脆。質。煙。消。香。魂。月。冷。思。彼。昔。日。非。不。嬌。紅。姹。紫。爛。漫。枝。頭。今。則。落。溷。飄。茵。浮。沉。流。水。物。猶。如。此。人。何。以。堪。旋。命。慧。兒。携。簾。來。掃。積。一。處。復。鑿。土。成。穴。拾。花。片。納。諸。其。中。土。墳。然。隆。起。成。一。塚。形。又。植。枝。以。為。標。識。事。竣。祝。之。曰。吾。汝。主。人。也。方。汝。盛。時。欄。杆。倚。倚。香。雪。頻。聞。玉。骨。冰。肌。嘗。留。夢。影。第。恨。未。能。護。汝。於。生。前。致。受。盡。風。鑿。雨。虐。今。祇。有。慰。汝。於。死。後。庶。可。免。墮。溷。沾。泥。汝。如。有。知。尚。其。安。之。言。畢。忽。聞。人。語。曰。兩。行。清。淚。一。片。婆。心。妹。誠。多。情。人。哉。迴。首。視。之。乃。為。國。甯。微。應。之。曰。偶。觀。落。花。不。覺。撫。然。有。感。因。收。拾。葬。之。一。處。幸。勿。哂。也。國。甯。曰。春。去。春。來。花。開。花。謝。造。化。之。理。循。環。無。窮。胡。足。悲。哉。試。觀。明。年。今。節。當。又。春。色。滿。園。矣。余。曰。吾。之。惜。花。正。所以。悲。人。也。國。甯。曰。人。生。及。時。行。樂。萬。事。宜。付。達。觀。悲。亦。何。益。言。已。奪。余。鋤。擲。之。地。余。驚。曰。此。胡。為。國。甯。曰。吾。欲。妹。棄。悲。就。樂。耳。妹。知。吾。已。搬。遷。來。鄂。乎。余。曰。此。汝。事。吾。奚。知。國。甯。曰。吾。邇。來。殊。惡。漢。臯。豈。難。且。此。處。有。一。人。吾。刻。不。能。忘。故。不。得。不。回。老。寓。余。曰。漢。上。繁。華。誰。不。樂。之。汝。奈。何。忽。然。捐。棄。國。甯。曰。吾。敢。云。雖。盡。聚。漢。臯。美。人。於。一。室。亦。不。值。余。一。盼。蓋。其。明。艷。皆。不。及。余。意。中。人。也。余。不。答。國。甯。又。曰。妹。知。余。意。中。人。究。為。誰。乎。余。

實弄關緯所以示其癡也

冷然曰。不知國甯曰。卽余前立之。享享倩影也。吾固知國甯必有此一語。則佯爲未聞。曰。茲當往省吾母。國甯曰。然吾亦宜往視老人。言次。出其金表觀之。余無意。嚙之。曰。此表非佳。國甯曰。然乎。立擲諸地。以足踐之。成粉碎。余大駭。曰。此何意也。國甯曰。直告妹。吾身無論何物。苟非妹所喜者。吾必毀去。余不語。力奔回己室。

四月二十一日 却贈

連朝細雨。涼入簾籠。偃處小樓。索然乏興。今日天霽。雲耶。循例歸。顧余母適命。余清檢衣笥。致未能聚談。但聞其在樓下。與阿龍絮聒而已。少刻卽去。余大恚。癡坐木櫥之側。幾如木偶。於時國甯又至。彼近日至。余家愈密。卽天雨亦必披其雨衣。驅車而來。余見之。至於頭痛。然竟無法以絕之。有時余甚欲向桂香言。然桂香其妹也。其父母旣不能約束。妹亦胡爲。故吾近日一見彼。厭惡之心。與危懼之心。恒互相衝激。默默自念。惟有俟吾母厭倦時。吾之憂患。乃能解耳。方余作此遐想時。國甯已行近余前。故出其鑽石約。指示余。曰。蘭妹。汝謂此物佳否。余漫應之。曰。佳。國甯曰。吾再購一只。贈汝可乎。余曰。吾儂貧人。安有福戴此。國甯曰。價亦廉。僅值千金耳。且以吾贈汝。亦不欲愛耶。余怒曰。

示之以害

斬釘截鐵之語

冷水澆背

總是記掛着雲卿

伏梅影死根

可憐語

佩秋出閣已詳敘於桂香從簡避文

汝若贈我。則吾甯斷一指。亦不戴此濁物。國甯聞語。一愕。退至數步外。吾則乘隙而遁。既至蓉妹室。詢之曰。雲哥今日一來。卽去。何故。蓉妹曰。我亦不知。彼與我亦僅數語耳。余默然坐軟椅上。潮心起。落竟不識。作何想象。忽門帘掀動。梅影含笑入。曰。久未把晤。姊等作何消遣。蓉妹曰。花事闌珊。無聊極矣。梅影見吾無語。則撼余曰。何思之深也。余曰。妹胡久不至。梅影曰。病耳。余視其面。不期一驚。曰。妹乃消瘦至此乎。梅影曰。醫言吾病非一時所能愈。恐消瘦尙不止此也。余曰。汝亦當自爲調攝。梅影嘆曰。死則死耳。調攝胡爲。且吾儕丁茲苦惱。世界死甚佳也。蓉妹曰。見則言死。殊無謂。汝近晤桂香否。梅影曰。否。彼于歸期已近。吾儕尙未籌措賀禮。奈何。余曰。吾亦正在躊躇中。若效世俗。以金錢必爲知我者所責。吾初原思如佩秋出閣時。略繡一二物事。貽之。現精神困倦。當難實行。將來或者就肆中購乎。梅影曰。佳。

端午 貽練

余病旬餘矣。余病之起。實起於中寒。然往昔中寒。僅隔宿卽愈。今則遷延至十餘日之久。於此可徵。余身體日就衰弱也。故桂香出閣時。余竟未往賀。然幸而未往。否則不知。

梓重覆也

我聞此言不  
驚動身世之

望得眼欲穿

嬌怒之態如  
見

又受國甯幾許纏擾也。今日端午佳節。掙札下榻。助蓉妹部署家務。少刻。慧兒携菖蒲一束至。遍插門額。蓉妹曰。此物誠香。余曰。香則香。然而年年此日。倚傍侯門。亦殊可憐也。蓉妹笑頷之。鄂俗。凡孩童於端午日。必以雄黃塗額際。以爲可以辟邪。蓉妹猶未脫稚氣。亦塗滿額。余笑曰。梅花額上細點新黃。裝飾翻新。益增艷麗矣。蓉妹曰。汝獨不懼邪祟。侵入耶。余曰。否。上午國甯來賀節。且贈余蘋果巨簍。又香囊數事。余悉却之。蓉妹笑曰。汝誠鐵面無情者。余曰。汝不知此等人。若稍假以辭色。卽不堪設想矣。余家雖就衰然。一切世交戚誼。往來餽贈。仍如舊日。故余家所收食品甚夥。余於其中。擇上點數種。留以貽雲。詎自早至晚。雲竟弗至。余大詫。念今日佳節。校中例當放假。彼胡爲不歸。豈又病乎。因頻至樓頭望之。然夕陽雖好。人竟杳然。悵悵乃不知所可入夕。一人至圃中散步。環行可一週。又折入甬道。行至門前。維時新月一鉤。方懸天末。微風颼颼。使人身心頓爽。立移時思。欲回室。忽聞車聲。轆轤至門而止。一人自車上躍下。逕入大門。吾閃至扉避之。其人未覺。昂然趨入甬道。吾不禁微呼曰。雲哥。雲郎聞聲。知爲余。立返身笑曰。蘭妹。汝胡在此。余仍匿扉後。勿出。雲趨前。握余臂曰。吾今來捉迷藏矣。余

圖奪欲以金  
戒贈之則曰  
吾不戴此指  
物今則曰吾  
鍾情不

直認雲郎小  
影已在其心  
坎中  
是何景象吾  
關之心醉  
林黛玉噴實  
並曰汝真是  
我命宮天魔  
鬼故若爾亦  
曰魔鬼而其  
管轄以手捻

大笑。因同出至甬道。余曰。汝今日胡不歸。雲郎曰。渡漢去。余曰。汝不來賀余節。而渡漢何故。耶。雲郎曰。吾渡漢亦為汝也。言次。探懷出一絨盒。曰。吾久欲購一物。胎汝。今始得之。因啓盒。忽見燦然一物。觸吾眼。簾視之。洋金頸鍊也。親為余圍之。項際。脖前。復垂一桃式小盒。頗玲瓏可愛。雲郎曰。汝視此物。佳否。余曰。吾愛之甚。又曰。此小盒何用。耶。雲郎曰。汝試猜之。余沉思良久。竟不能知。雲郎笑曰。其中可以藏物。余曰。然乎。然則。汝將以何物納此中。余曰。汝啓視自知。余扭其機。蓋自啓。顧月光甚微。乃不見其中果為何物。雲郎擦火柴燭之。則見貼其中者。乃雲郎半身小影也。大不逾指頭。而神情奕然。如生。余觀此大樂。雲郎曰。余以此盒狀似人心。故以余影藏之。意欲使汝坎中嘗有。余影在也。余笑曰。傻子。豈汝不以此鍊贈我。汝影乃不在余心坎中耶。雖然。吾將何以謝君。雲郎聞語。托余首於臂間。以唇親余吻。曰。以此謝我。可矣。余經此一吻。心乃大躍。不禁以手捻其頤。曰。魔鬼。雲郎立釋余。笑曰。魔鬼去矣。余復招之。轉曰。吾已為汝留佳點數種。盍帶往校中食之。雲郎曰。毋須。毋須。且吾此時入內。姑母必將疑余。余曰。汝在此俟之。吾往室中取來。可乎。雲郎曰。善。余遂狂奔回室。詎遍覓不得。詢慧兒。始知為彼竊。

原耶之類尤  
難於可愛  
愈點不得已  
或謂不矣  
汝誠無賴已  
爲他人擄去  
射國庸婚

劫運降臨  
大波瀾

幸爲此語所  
動

食已盡。大恚。惘然下樓。雲耶猶癡立甬道。因謂之曰。汝誠無福。已爲他人擄去矣。雲耶曰。已矣。俟異日再食言已。自去。

五月十日

議婚

旭日蒸人。重簾不捲。閑出金鍊玩之。陡覺寸心驚躍。似有異兆呈於眼前。乃往省余母。將至門次。忽聞余母方與一客絮絮談。余母曰。余女年已長。終不能老死閨中。倘使彼家有此意。吾何樂不從……余聞語。心一動。思此何言哉。乃立門外聽之。又聞客曰。吾既銜彼家之命而來。其意自不待問。且吾聞其夫人愛令媛如己。出將來于歸之後。姑媳尤不虞勃谿。事至善也。余母曰。吾聞國甯舉止頗不端。汝知之否。客曰。人言妄也。國甯曾私告我。謂舍令媛外。決不他婚。何有乎不端。余聞至此。始知客乃蹇修也。心大躍。熱血沸騰。鬱爲大汗。幾欲縱聲而呼。既力自鎮定。又聞余母曰。吾固甚重此子。但吾女與彼似鑿柄不相入。奈何。客曰。子慎矣。兒女婚姻。父母自有權衡。婚約既定。何懼其鑿柄。且令媛方待字香閣。當然不能向人表示愛情。一經嫁娶。其意即諧矣。余母曰。茲事體大。終須與之商。客曰。如此亦佳。惟以彼家財產之富。聲勢之大。以令媛嫁之。君家前

疾矣中心

夢蘭秘笈日記

六四

途必得有許多扶助。吾甚望君勿漠然置之也。……余至此腦血溷沸。乃作奇痛。遂不忍再聽。方一移身。陡覺地轉天旋。滿室器具悉搖搖如懸旌。足下所履彷彿一葉扁舟。爲駭浪驚濤所顛播。又若雲生冉冉。托已欲飛。亟以手扶壁。剛入己室。則頽然作楊柳眠矣。

明見貧富貴之女子。此可以休矣。

愚婦之見。書蘭與雲郎死。種者伏於此。

余。暈。去。直。至。夜。間。始。略。清。醒。則。余。身。已。發。狂。熱。追。憶。日。間。之。事。不。禁。大。哭。思。此。事。若。成。余。將。何。以。爲。生。者。吾。前。固。謂。吾。母。若。再。容。彼。僮。吾。家。必。從。此。多。事。今。已。實。現。矣。嗟。夫。吾。母。汝。但。知。彼。家。既。富。且。貴。固。不。知。彼。實。一。游。蕩。之。子。愛。情。如。水。初。不。擇。地。而。流。其。視。女。子。不。過。一。種。玩。物。今。日。娶。我。明。日。何。難。更。娶。他。人。輾。轉。相。循。得。隴。望。蜀。於。是。妻。妾。滿。堂。而。家。庭。種。種。不。幸。之。事。皆。緣。之。而。生。矣。且。女。子。一。旦。棄。其。蘭。閨。快。樂。之。生。涯。以。嫁。一。男。子。果。爲。何。事。爲。求。愛。情。耳。幸。福。耳。夫。既。無。此。二。者。則。何。樂。而。降。身。作。人。之。婦。矧。吾。身。已。許。與。雲。郎。萬。萬。不。能。割。棄。然。則。今。日。而。後。謂。爲。百。毒。千。災。降。臨。之。時。可。也。思。時。余。母。忽。入。坐。榻。次。詢。余。病。已。卽。將。國。寧。請。婚。事。述。告。於。余。且。曰。以。吾。家。庭。幃。冷。落。在。理。當。留。汝。與。吾。多。伴。幾。年。茲。事。可。以。不。急。特。汝。年。已。長。正。當。論。婚。之。時。吾。若。不。早。爲。汝。料。理。吾。



傷心之言

精確之論

其母窺之審  
矣

心終弗能釋。矧彼家方盛。與吾家分屬世誼。若再締以婚姻。吾家必多一照拂之人。匪惟汝一人之福。抑亦全家之幸也。汝意以爲何。如余聞畢。五中焦灼。不可名狀。倘使與余言者。而爲余之生母。余或能掬心哀告。謂非雲郎不字。余生母素愛余。亦或能憐余。苦衷徇余之意。願今余繼母也。既非所出。苦樂自不關其心。言之亦復何益。故僅應之曰。主權自在吾母兒。復何言。但茲事關乎終身之運命。與幸福。有不可不審慎者。兒嘗謂女子與男兒。其身世絕對不同。男兒之運命與幸福。墮地卽可定之。女子則須分爲兩截。一未嫁時。一既嫁後。蓋既嫁後。其運命與幸福。與未嫁時不相連續也。故女子以身嫁人。無異探身窰窰。稍一不慎。則終身無見天日之時。以兒思之。茲事可以休矣。余母聞言一愕。曰。是何言。汝豈欲獨身以終耶。余曰。然。兒願終身侍吾母。勿嫁。余母沉吟良久。曰。此殆欺我。吾意汝拒此實爲其他一人也。余母此語適中吾心坎。余顏不期大頰。則曰。否。吾實爲阿龍也。余母慍曰。既爲阿龍。自惟有嫁之。嗟夫。汝誠慙矣。今有一人。旣出身宦家。又具丰采。不惜竭誠以愛汝。汝乃並之不顧。甚且狎而侮之。吾非責汝。若在旁人見之。寧不謂汝全無心肝耶。余慘然曰。母。汝言當也。吾心肝早已……言次。忽

傷心極矣

雲蘭秘密日記

六六

止則引手以握吾母之手埋首於吾母掌中哭曰母吾心肝蓋已早碎矣余母親狀則大詫曰蘭兒汝言何指乃作此狀須知吾之爲此亦正爲汝謀幸福非有他也余曰勿……勿呼我勿令我嫁人蓋我此生已無幸福可言語至此中心悲梗乃竟突喉而出失聲哭矣

五月十一日 規勸

凄涼欲絕

昨宵倚身枕上竟弗成寐覺頭腦沈沈忽輕忽重心中亦不自知何來悲愴覺有千萬思潮一湧起更無一絲端緒可理睡旣不能乃復起坐則見孤檠耀眼幻爲碧暈寒嶂外望熹微之晨光已漸漸穿窗而進造幣廠煙突濃煙因風吹散狀如重霧羃遍蛇山林樹僅露其巔似天地間乃有一種混沌之狀必俟朝曦一出始可驅除然而余心中之混沌則不知何日始可消滅也余身乃似失舵之小舟飄泊於大海之中茫然不知涯岸心中自思萬不料吾母竟昏鄧若此直以兒女婚姻視同兒戲脫余生母在必不如是即吾父在亦必審慎考慮以求余心之所安今則蒼茫四顧更有誰出爲將伯之助者吾於是甚嘆天下至可憐者莫過於無父母之孤兒也於時慧兒推門入見余

數語悽悽極矣

我亦欲哭

訝曰。姑姑宵來未寐乎。何清減至如斯也。言已。行近榻前。撫余肩曰。姑姑。汝身體不及去年遠矣。猶不自爲珍愛。脫有不測。吾家將如何了者。言已。雙淚簌簌下。余見狀。亦不禁哽咽而泣。汝安知我心者。慧兒曰。我奚不知吾恐家中知姑姑者。僅余一人也。嗟夫。慧兒之言。確也。第彼力小言微。未足爲余助。茲可傷耳。停午。冰人復至。余復往。余母窗下竊聽。此等事本非吾輩閩人所宜者。但茲事乃余死生關鍵。又安能忍置。第今日所語甚低。粹不可辨。但聞吾母曰。以吾思之。宜稍緩數日。俟其意向轉圜時。然後再議。余聞語。心略慰。然數日後。又將如何。余此時狀況。正似死囚待決。祇俟法官一紙文書耳。回室後。因復大哭。蓉妹聞聲趕至。力勸余止。且曰。汝方在病中。何苦自戕其身。余曰。吾留此身。奚用。勿如速死。蓉妹聞語一愕。因行近余身。悄然曰。吾聞姑母言。行將爲汝許字國甯。汝之悲憤。得勿爲是乎。余不語。蓉妹曰。以吾思之。此事殊佳。焉用其悲憤。且……余不俟其言畢。曰。汝不知趣。勿言。蓉妹曰。茲事本非旁人所可置喙。特以吾之所知。彼家實武昌巨富。以姊嫁之。一生受用不盡矣。余忿然曰。不意汝亦作此猥鄙之想。汝試觀之。古今侯門將相之家。有幾多能持久者。蓋貴胄子弟。多半習於奢華。不事生

見得到說得

世人無有不  
害黃金者作  
者乃謂為害  
人之盜賊不  
得之敬我焉

我未聞此語  
亦戲疑蓉妹  
乃貪慕黃金  
之女子

業其所持以供揮霍者厥維祖宗遺產一旦遺產告罄則袖手而流為游民故黃金者害人之盜賊不祥之物也汝其勿謂豪華公子遂皆可托以終身且國甯初不識一字以身嫁之何異與木石為偶故吾決意拒絕斯議蓉妹曰姊亦慎矣今日之世界黃金之世界也但有黃金萬事可致識字胡為哉余嘆曰汝亦如是言無怪天下佳人都為黃金所蹂躪直語汝若持斯義以立世將見汝終身無光明之望矣蓉妹曰未必然余怒曰汝既醉心於彼盍嫁之蓉妹聞語始噙然一笑曰勿怒我之言此實受姑母之托非由衷也余亦不禁微哂曰吾固知妹決不卑鄙若此蓉妹曰特姑母之意已決茲事恐不易挽回吾聞此甚嘆吾儕何不生諸歐美各國不然何至以終身幸福任他人擺佈也余曰吾固甚惡一般時髦女子以自由結婚為美談然苟非雙方願意為之父母者亦當稍加體諒蓉妹曰此言甚當因與喟嘆而罷

五月十三日

禦婚

日來偃臥斗室中絕似蟄居之蟲奄奄有死氣吾母亦嘗延醫至為余畧滋補之方實則此種湯藥吾殊未嘗入口轉使窗外盆花得其滋養蓋吾嘗以此藥傾之窗外也國

甯聞吾病。曾來兩次。吾命慧兒拒之。故未晤。余是時左右推思。知事勢已迫。苟非於此數日中。覓一抵制之策。前途必將不堪設想。顧抵制之策將安出。是又不得不求援於雲耶。蓋環顧此世界中。能攘臂爲余助者。僅雲耶一人也。余思及此。頗自詫腦筋胡鈍。何至今日始憶及雲耶。若早與之商。安見此二三日來。不已爲余籌得安全之策耶。因屈指而計。今日恰爲星期一。不禁大喜。一躍下床。至廻廊望之。少刻。果見雲耶歸。仰面見余。立現懽容。顧不轉瞬。又呈驚訝之色。意蓋驚余胡驟爲消瘦也。嗟乎。癡耶。汝安知薄命人。近已墮入劫中耶。因悄然下樓。時雲耶正立客室案前。覩余至。卽低聲曰。蘭妹。汝病乎。余曰。豈惟病。死期且至。語出喉中。如有物咽住。熱淚則奪眶而出。雲耶見狀。莫名所以。隨出巾爲余拭之。曰。吾愛果爲何事。趣爲余言。余遂忍淚以國甯求婚事。縷晰告之。雲耶聞竟。驚極而呆木然。立余前。不作一語。但聞肺葉相擊。震震有聲。余曰。雲哥。此事將如何了者。雲耶未言。淚已簌簌。滴吾面良久。乃曰。我胡未之前聞。余曰。彼僮往來吾家。原有三四月之久。吾初不料其竟有此着。故未與汝言。今則追悔莫及矣。雲耶曰。姑母意已決乎。余曰。似已決。但吾儕必須乘此覓一抵制之策。或者人定勝天。可徵倖

情態畢現

惜乎晚矣若  
早言之國需  
尙未插身其  
間或可微律  
萬一今適成  
心勞日拙而  
已  
天外飛來

此時室中三  
人何等慌亂  
而作者輕輕  
寫出毫不費  
力

竟下逐客之  
令

於萬一。雲郎沉思少頃曰。此策殊難。無已。吾借汝逃乎。余搖首曰。是大險。匪惟汝以後不能現身社會。兩家家聲亦將從此墮落矣。雲郎曰。然則如何。余曰。以吾思之。茲有一法……言至此。雙頰忽頰。心頭躍躍如小鹿撞。雲郎急曰。果有何法。趣言之。余忸怩良久曰。惟有……惟有雲郎曰。惟有如何。余啞啞曰。惟有請汝速倩冰人至。蓋吾之愛汝。初非圖目前愉樂。必也有一久遠之局。今日之事。即謀久局時也。雲郎曰。以我之落拓。安能與國甯爭。余曰。姑且試之。雲郎曰。脫姑母不許。奈何。余曰。有死而已。蓋吾自愛汝以來。即知此事。決無佳果。死意中事也。雲郎曰。吾安忍汝因余而死。欲死則與俱耳。言已。抱余而哭。忽門帘一動。一人當吾儕而立。其人爲誰。余母也。雲郎乍見。余母立釋。余驚極。幾踣癱立門次。默無一語。余母怒。甚力批余頰。余經此一擊。始如夢覺。奮門而出。但聞余母謂雲郎曰。無良孺子。汝知引誘良家子女。在律不赦乎。吾初意汝乃讀書明理之人。詎知汝竟禽獸之不若。在理。吾今日即可控汝於官。然恐辱吾門楣。今語汝。嗣後汝宜勿再入吾家。蓋吾家。嚙無此等無良之親串。如汝必欲至者。則吾惟有命吾僕人。擯之門外。汝其慎之。余聞至此。心如刀

堂堂正去  
爾尙復何言  
只有一死耳

傷哉

病中昏憫故  
至此時始憶  
及雲郎

刻立奔回室中伏枕大悲。余母旋亦入切齒謂余曰：不識羞恥婢子汝猶哭耶。今日之事豈我家所應有。慨自汝父下世余撫汝教汝。直至如今凡所以愛護汝者至矣。反背余而作此無恥之事。吾復何望。嗟夫婢子吾梁氏家聲爲汝辱沒盡矣。當彼賊初來時。吾卽囑汝少與之親。詎汝竟視余言如西風過耳。吾欲問汝汝之鍾情於彼果有何益。吾爲汝終身幸禍計。字汝於國甯既富且貴。何等堂皇。而汝竟嚴詞拒之。由今以思汝殆欲以汝千金之軀下嫁寒酸子作爨下婢也。直告汝此等妄念宜速絕之。否則余必撻汝至死。言已自去。余此時迴腸寸斷。悲痛欲狂。嗟乎情天缺陷。媧皇之恨難填。苦海無邊。精禽之心誰續。余思之余重思之余。遂不得不病矣。

六月一日 診疾

繡幕低垂。銀鈎未掛。余病忽忽半月矣。此半月光陰。余盡在昏憫中過去。故余日記亦輟而未記。今日神志略清。詢慧兒始知已到六月。計雲郎此時當已放暑假。既不能更至余家。今果何往。其歸乎。抑將移居他處乎。因呼蓉妹至。叩其蹤跡。蓉妹嘆曰：姊不知乎。彼咯血症又發矣。余駭曰：確乎。幾時乎。蓉妹作記憶狀曰：似爲上月十三日。據彼云。

至此時始告  
蓉妹晚矣

可憐

是日自家返校。即發。余叩其所以猝發之故。則又搖首不言。嗟夫。姊。吾爲彼急死矣。余曰。將安往。蓉妹曰。現居醫院。吾曾往視數次。憔悴形骸。幾令人不忍觀。余勸之歸家。休養數日。彼又云。已獲罪姑母。萬不能再入此門。余亦不識何故。姑母近日視余。亦較昔冷淡。以吾思之。姑母旣不憚於吾儕。長居於此。亦無意味。勿如速作歸計。余曰。雲哥如何。蓉妹泫然曰。彼自與余俱歸耳。吾前私詢醫生。醫謂彼病已入心臟。頗難望痊。若不速歸。恐將遺屍骨於異地矣。余聞語。心大痛。伸手握蓉妹手。哭曰。吾累雲哥矣。蓉妹一愕曰。是何言。余此時忍無可忍。遂將余與雲。郎前後所歷。一一告之。蓉妹始聞而驚。繼亦泣曰。吾固嘗疑及此。然未料一縷深情。遽至如斯極也。余曰。吾自去歲以來。屢思爲汝言之。嗣恐事機一洩。易招反感。故秘之至今。詎料風波陡起。咄咄逼人。致演成今日不堪設想之殘局。蓉妹曰。此局大似稗官中故事。然汝儕亦曾思所以善其後否耶。余曰。吾固無時不在思慮中。顧凡吾所思。均已失敗。今則智勇俱窮。惟有束手待斃而已。蓉妹沉吟久之。曰。實無善策。一對可憐蟲。亦何苦來。由余曰。吾今他無所望。惟願往醫院一視。雲哥。蓉妹曰。此亦易事。但汝病至如此。如何能往。卽能。姑母亦必不許。以吾思



沿沿若海情  
愛俱盡余與  
玉鑰定婚亦  
受委磨折還  
時彼致十餘  
函不致十餘  
通余潛下然  
翰不若此函  
之佳若此函  
在在爲雲郎  
計使人讀之  
如見淚痕上  
斑現於紙上

之。汝欲償此願。非速、慎、重、攝生。俾病體早愈。不可。余曰。然。因先作一書。倩蓉妹爲致雲  
耶書曰。

染病以來。恍如隔世。滿腔幽恨。無處可消。嗟夫。癡耶。吾前固謂少小多情。便非幸  
福。萬般苦惱。今皆臨到眼前。矣。病後日在昏眩之中。凡百都非所知。今日與蓉  
妹言。始知君舊疾復發。嗟乎。夢斷魂離。神銷心碎。蒼天之阨。吾儕何至於斯。極耶  
吾今欲爲君醫。而已無藥。欲爲君哭。而轉無淚。蓋吾既不能止。吾之不病。亦自不  
能止。君之不病也。雖然。君非吾比。究不可病也。設有不幸。試問此後晨昏。定省。誰  
承菽水之歡。瑣屑米鹽。誰操井臼之役。棄幸福。就悲境。生爲名教之罪人。死爲情  
場之怨鬼。余也何人。敢累君至此。故吾今日他無所陳。惟望君力自珍惜。俾病魔  
早却。余心。早安。否則於君既無所益。吾病勢將立增。余不忍君亦豈忍耶。至於婚  
事。君可勿憂。蓋吾既許君於先。決不能悔之。於後。自今以往。惟有以生命爭之。倘  
或長生一誓。能感雙星。使吾兩人相見之緣。不自此而絕。則與君對坐談詩。共訴  
飄零之恨。亦正自有時。萬一天不見。憐好夢。終虛則造。因於今生。只好期收佳果。

只有如是而已

雲蘭之病本不易愈因欲往見雲郎不獲不速其愈之苦心苦矣

余難贈某女士詩有云安得身輕如燕

雲蘭秘密日記

七四

於來世此後荷生一日月夕風晨與君分受一日淒涼之況味直至形消骨化而後已耳蓉妹頗解人意且極憐吾二人所遭吾已將前後情節告之於彼今後傳言遞簡吾儕當多一臂助之人心至感也今日本思前來視疾嗣以病重不果俟稍緩數日病體略愈當來院一晤藉慰渴懷嗟嗟漫漫長夜黯黯殘燈魂魄不來意緒若死書不盡意雲蘭手奏

六月十日 求婚

黃梅乍過烈日當空蟬噪柳陰蟲鳴堦下一句以來余力自調養病體已大有轉機國甯婚事亦已擱起此事尤愜余意上午蓉妹自醫院歸帶得雲郎覆書一通亟展而閱之曰

展誦來書知妹亦在病中五中悱惻莫可言宣嗟夫妹何病病又何來耶是不待吾言而知之安得化身如燕飛入重簾一覩玉人之面乎雖然良緣既慳相覿益來書諄諄勸余自為珍惜密意深情謹當銘之肺腑但情關險惡有不容人不自斬生趣者試觀古今來痛哭呼天埋愁入地一腔冤憤無處可消侘傺無聊抑

只有如此而已

寫女兒癡心如畫

偽哉

鬱而死者。曷可勝數。蓋天之賦情於人。惟時乖命蹇者。為獨厚。亦惟時乖命蹇者。為獨真。若一遇。即合如世間平常夫婦。縱令相偕至百年。亦不能盡愛情之分量。且身死而情亦隨之俱死。無足樂也。故吾一生舍妹外。未嘗鍾情於他人。且明知鍾情於妹。決無善果。而必欲糾纏不肯撒手者。正賦情獨厚也。今語妹如李家婚事。不再提及。吾仍當竭我心力。以期於此。辛苦磨鍊。夢淚狼籍。中成我美滿之眷屬。不然。惟有沈沈飲泣。惻惻而死。將此一段未了之真情。埋之地下。散之人間。或者川嶽有靈。能護同心之石。乾坤不改。終圓割臂之盟。則異日他生。終有如願相償之一日。妹聞之。以為何如。雲覆。

讀畢。癡坐鏡台前。神魂飛越。不知何往。既忽見一瘦削女郎。與余相對而坐。則一驚。審之。乃鏡中之影也。嬌柔荏弱。直如素心之蘭。臨風怯顫。因思一生舍雲。耶外知我而伴我者。僅此影耳。吾聲亦響。吾笑亦笑。凡吾心中之事。彼皆知之。憂患苦惱。悉與吾共。故吾之視。吾影不啻閨中良友。且此良友相見。易初無若何之阻礙。雖然。愁病交侵。紅顏易謝。吾與此良友相處時。恐亦不久耳。思及此。不禁長嘆。下午暑氣逼人。苦不可耐。因

近日一般  
粉擦不  
求得美  
心耳脫  
美人盡  
蘭醜男  
無立足  
當不快  
戲癡

往園中散步。吾未至園中將匝月矣。一切花木皆含慘淡之色。似彼亦知主人將遷。却難而代為憔悴者。乃命慧兒一灌之。維時夕陽偏西。破柳陰下射絲絲如女兒之髮。徘徊其下。身心頓爽。忽聞履聲橐橐。一人跨扉而入。視之則為國甯衣白紗長衫冠廣沿之冠。見余伸手脫帽。鑽石約指光芒閃爍。適與斜陽相輝映。而香巾馥馥。尤刺人鼻。觀在彼固以為翩翩美俊。當無逾於此。顧一入吾目。陡生厭惡。思欲避去。則彼已阻往去路。欣然向余曰。蘭妹愈乎。余漫應之曰。愈否。何預於汝。彼曰。余因懸念之切。故不覺詢問之殷。幸勿見惡也。言已。行近余前。自弄其冠沿。久之。始曰。蘭妹。汝實不知吾心之苦。蓋吾之視妹。不啻天后。無論何事。但得侍奉。使命足使。我貢獻懃者。雖執鞭納履。亦甘為之。故前日不揣愚陋。思成倚玉之緣。不期妹竟見拒。致美滿姻緣。垂成而敗。今癡心不死。仍欲求汝鑿吾誠心。與以轉圜之機。則吾雖粉身碎骨。亦必有以圖報言。次一吁。又續言曰。吾亦自知此言至為唐突。然至情所發。不能自己。吾人成年後。相見雖僅數次。而在。我視之。實已等於數年。穎慧如君。詎有不知我心者。嗟乎。蘭妹。茲當有以語我矣。吾聞語。木然不知所答。目光自眉睫之中。深注及地。若有所思。蓋吾耳中。

回映端午夕  
贈練時情景

女兒爲男子  
所逼每有  
怒之態  
此種似焦似

形容醜男子  
狂態曲肖

雖聞國甯之言而寸心飛越實方縈繞於別一人之身似見新月在天乃有一人與余並肩而立伸其堅定之臂以挽余肩溫軟之唇則方與余唇相接乃忽遽然而覺如出噩夢凝眸審視則國甯方握余手而言余心乃不禁起爲異感瑩瑩清淚已偷沁眼角則徐縮其手以脫國甯之握以袖自搵雙眸國甯曰蘭妹汝聞吾言乎言時又欲握手吾乃亟避之舉手自理已禁之髮顧心殊不屬理乃愈禁因徐徐言曰謝君汝之盛意吾非不知但吾自問此事決無轉圜之望且君縱不棄我我實未嘗愛君卽令相借亦殊無樂國甯曰否但使吾以至誠相感愛情自生矣吾摯愛之人汝幸許我言時幾欲踟地而親吾手吾大駭立起而避之曰汝毋如是須知吾心整潔初不知所謂愛情汝爲此態直窘我矣國甯吾儕苟圖再見者願汝速去言時似悲且憤以兩手自撫其胸似厭又似哀求國甯既愧且怍咀嚙曰蘭妹君當憐我蓋我之愛汝實出至誠今若此是絕我一生之希望矣吾亟曰汝毋言此語次聲色至嚴正國甯乃大失望嘆曰然則我之愛君適足以取君之惱矣嗟乎蘭妹吾不圖女郎之心其硬乃如鐵石此數月中吾直自縛其齷齪耳甯不使汝暗笑余慍曰汝心中事何與於我又何所用其暗笑實

一問一答都  
妙

國甯按哉

「國甯汝何語耶」兩語甚響使我如聞抵死相纏

告汝吾心至悲自問此生已無復能笑之一日別矣容再相見國甯至此乃完全失望自分無可再言乃頽然起曰嗟乎蘭妹汝既拒我於千里之外吾亦不敢覲顏近君但吾則知汝言皆僞初非由衷之言也吾曰否吾生平不能作違心之言國甯作苦笑曰汝果誠者當言汝心已有所愛則庶幾矣此語出吾心如中毒矢面色大變雙頰斷紅唇朱幾失半响始厲聲曰國甯汝何語耶國甯亦自知悔則大積莫知所答久乃嘆曰幸乞原恕吾心已碎已不復能自憶其言但望君於夜靜更深時撫心一思當知吾心之苦尤有一言奉之於君任君如何厭惡吾身苟一日未死者吾心必一日不灰別矣諸望珍重語已退去余此時頽然獨坐樹下籐椅腦海沉沉似欲暈蓋國甯最末一語深入吾心悲痛至不能勝良久起立奔返寢室則倒身榻上埋首哭矣

六月十七日 視郎

余病近已痊可思見雲郎之心益切今日乃請於吾母謂入肆購物吾母初不疑有他許之余遂偕蓉妹出逕赴醫院既入見雲郎獨臥鋼絲軟榻雖當盛夏猶覆絨毯瘦削之面斜倚枕上潔白幾與枕衣相似余乍見心如中刃亦不計蓉妹之在余側立奔至

病人模樣如見

囊在漢泉染病某女土來  
 視見面即曰  
 到這般地位  
 拾與若蘭語  
 氣相如今讀  
 至此不禁有  
 渺渺余懷美  
 人何感之感  
 妾妹當然避  
 去  
 刺畫至如此  
 作者並非善  
 薩直是妖怪  
 「郎獨不為  
 儂計耶」極  
 語響極妙極  
 絕是何情態妙

楊前顫聲曰雲哥乃一病至此耶雲郎聞語微啓雙眸及見余一愕狀似大樂既又似  
 極悲徐徐伸其冷顫之手握余臂曰吾愛汝至耶余曰然吾來視汝雲郎曰汝誠信人  
 然汝獨自來此耶余曰否偕蓉妹俱來雲郎流目四顧曰彼胡不見余亦廻首視之曰  
 想已出迴廊去余此時長踞榻前一腔熱愛齊湧心頭不知不覺以唇近雲郎之面曰  
 癡耶汝何消瘦至如此余心碎矣語出淚亦隨下雲郎曰吾病近日良已瘦胡礙哉余  
 曰醫言大肉盡脫者不治胡云無礙雲郎曰即不治亦屬命定吾無恐矣余曰郎獨不  
 為儂計耶雲郎微笑曰汝毋憂吾儕苦人天殊不容其速死即欲死看汝之面亦當強  
 活數年言時引目顧余余見其短髮紛亂齊覆額際因伸手徐徐理之曰雲哥汝髮較  
 前更枯矣雲郎曰血脈既涸髮莖自枯汝不見吾猶覆絨毯耶而手足冰冷猶似冬際  
 蓋吾週身血管已無溫度可言矣余聞語心一掣曰吾前固屢勸汝舍此他去不然何  
 至如是雲郎曰汝爲此言當自問何故生此風貌又何故賦此深情青衫紅袖少小相  
 逢欲余心而不移者烏乎可得及至墮入苦海載沉載浮乃忽欲於急流萬丈之中力  
 求振拔一躍而獨登彼岸難矣故汝欲怨余當先自怨也余以指頭戳其額曰汝使人

以指彌戲雲  
郎頰極似癡  
兒女拳動

一噴一笑一  
悲一喜寫盡  
癡兒女久別  
乍見時情景  
妙絕

家。閨。秀。顛。倒。至。如。此。猶。怪。人。耶。相。與。大。笑。雲。郎。曰。吾。欲。問。汝。李。家。冰。人。近。至。汝。家。否。余。曰。否。惟。國。甯。嘗。至。前。日。與。余。遇。曾。面。斥。之。觀。其。意。似。尙。未。肯。罷。手。滋。可。慮。也。雲。郎。曰。果。如。是。則。汝。惟。有。嫁。之。余。憤。曰。汝。忍。爲。是。言。耶。噫。吾。錯。愛。汝。矣。言。時。不。期。而。泣。雲。郎。立。撫。余。肩。曰。勿。悲。戲。言。耳。復。執。余。手。吻。之。忽。咳。嗽。大。作。伏。枕。狂。吐。鮮。紅。一。掬。直。如。山。陰。道。上。桃。花。片。片。余。見。狀。益。不。知。涕。之。何。從。蓉。妹。聞。聲。亦。趕。至。駭。然。曰。雲。哥。如。何。者。因。按。鈴。召。看。護。婦。少。刻。醫。生。亦。至。調。藥。使。雲。郎。服。之。顧。余。曰。病。人。心。臟。因。受。震。撼。故。復。發。姑。娘。等。茲。宜。避。去。俾。彼。得。以。靜。息。雲。郎。曰。否。吾。心。殊。靜。余。亦。萬。不。忍。別。雲。郎。而。去。醫。生。逼。之。再。四。始。偕。蓉。妹。含。淚。歸。

六月二十九日 哭友

夏。日。遲。遲。驕。陽。如。火。鸞。鏡。懶。窺。鴛。針。不。度。一。人。偃。臥。藤。榻。觀。書。自。遣。忽。慧。兒。倉。皇。入。語。余。曰。梅。影。姑。姑。病。危。請。速。往。一。視。余。驚。曰。確。乎。慧。兒。曰。彼。家。媽。媽。來。告。我。也。夫。梅。影。之。病。我。固。知。之。然。意。彼。乃。善。病。之。夫。當。無。大。礙。詎。今。竟。臻。危。候。必。無。幸。矣。因。自。榻。上。躍。起。驅。車。而。往。至。則。梅。影。氣。息。僅。屬。枯。瘦。之。面。直。如。人。臘。見。余。雙。淚。奪。眶。而。出。竭。其。微。細。聲。



梅影死矣

梅影若蘭之  
影也如紅樓  
晴窗與黛玉  
故梅影死而  
雲蘭亦不免

首次視疾已  
詳叙矣此大  
則僅以一語  
了之作者真

曰蘭姊……別矣……謬承眷愛莫罄深情祇是苦命難留殘生就盡過此以往人天永隔無再見姊時矣余聞語心肝俱裂蓋余一生知己惟梅影一人其餘璇圍姊妹雖亦嘗共笑話然莫若梅影知余之深愛余之切不謂造化不仁竟欲奪之而去因忍淚慰之曰妹勿如是安見不可愈者梅影搖首曰難……難矣言已喉間咕咕如有物上

下兩目直視手足如冰逾時氣絕其母若嫂覩狀撫尸大慟余亦不期縱聲而哭因此一哭遂引起余一切悲念凡余平昔所忍而未雪之涕至今乃盡傾眶而出思余一生所遭其苦較梅影更增十倍到不如撒手雲天了此一段冤債余此時之哭非哭梅影直哭雲郎非哭雲郎直自哭之也雖然梅影之死有余哭之他日余死更誰哭之耶嗟夫紅顏易謝月缺難圓蝶夢迷離無非幻想余欲哭余恨更長矣悠悠蒼天曷其有極

七夕 庭訓

明河皎潔新月如鈎悄倚欄杆了無興趣雲郎病體近以調治得力略愈余前日復偕蓉妹往視一次見其已能步行寸心大慰顧雖如是簾外天涯仍難聚首人生到此夫復何謂天上雙星一年一度人猶嘆其良緣太少樂事無多實則果能平安無阻一年

善避文字之重復  
不勝今昔之感

其母此來已抱有決心故以果餅授之  
果餅者示國甯婚者已有雲結  
果餅者示國甯婚者已有雲結  
筆畫餅皆非閑

一度亦云幸矣。往昔值此日。姊姊行必團聚。一處拈針結綫。佳趣殊多。今則風流雲散。各自西東。桂香與佩秋。既已嫁得多情夫。婿際此佳期。必將携手花前。效長生殿故事。余惟有望星河而興嘆耳。因偕蓉妹徘徊階前。遠聽風管之聲。悠悠入耳。蓉妹曰。人家纍纍瓜果。高供庭前。吾儕獨缺然無一貢獻。得不令牛女冷齒。余笑曰。彼等大好姻緣。僅此一宵。新歡舊意。行將喁喁。至天明。尚有何暇與余輩周旋。來餽此瓜果。耶。蓉妹點首徘徊。移時相與登樓。坐未久。余母載笑入室。且以果餅數事授余。余取而啖之。余母曰。汝近食量大進。吾心殊樂。但據星家言。汝今年不出閣。終無強健之望。言際。又及於國甯婚事。余聞畢。不期一頓曰。母兄已決計不嫁國甯。願勿更言。余母曰。汝終是少年思想。不知審顧。昨冰人來言。不獨國甯鍾情於汝。即其母亦極盼此事速成。汝試自思。其母非不甚愛汝耶。嫁之姑嫜之間。第一不慮不睦。此等事。人方求而不得。而汝竟敝屣視之。得勿令人暗笑。余遂盡舉所以不能嫁國甯之故。哽咽告之。吾母。吾母曰。但汝終不能嫁雲耶。且彼方患癆瘵。決不能久於人世。朝嫁而夕。孀亦復何樂。余忍淚曰。不嫁雲耶。甯老死閨中。決不作他人婦。余母曰。汝誠慙矣。須知汝父下世家境。日就衰微。

責之以大義  
芸蘭只有一  
哭而已

妻排欲絕使  
我讀之亦欲  
淚下幾點清

大波瀾

所堪以與社會相接為他人所敬仰者惟賴吾梁氏之家聲汝若因私愛之故而墮吾梁氏之家聲汝父地下有知甯能瞑目余聞語不期失聲哭然終未許

七月十五日 耶歸

今日為中元節俗例必於此日焚化紙錢奉之祖先余家自亦未能免俗焚化既畢追憶余母逝世於今十載余父棄養亦已六年方余母死時余黃髮蓬蓬雖嘗自歎身世飄零孤苦無告然猶恃有余父在及余父死余乃真成世界第一可憐之人煢煢子立直至於今而母也天只不諒人只猶復欲驅余至於萬丈火炕中拒則負不孝之名尤則喪終身之樂試瞑目一思直覺前途渺渺後路茫茫舉凡一切足以殘吾生者方將排列似嚴陣向余而攻使余父母若在何至如斯使余父母有知當亦為余悲痛不勝也嗟夫幽明異路何處招魂淚酒一盃聊盡子職余父余母尚祈少待鬼門關前兒當來覓也余思及此大慟

余哭亡親之淚未乾又有可哭之事至午後蓉妹忽接電報一封繹之乃「父病速歸」四字蓋余舅自南昌所發者蓉妹閱畢顏色慘變手足顫動握余臂曰姊奈何余父必

不有舅父之病雲郎何以歸不有雲郎以之歸雲蘭何以死

追溯雲郎來筆時不可少之

終必為雲郎設想

無幸矣。言時大哭。余驟聞此耗。亦不禁陪以一副傷心之淚。良久。蓉妹曰。吾邇日恒覺寸心弗甯。知必有事。然未料及此也。嗟夫姊。余父至愛吾儕。今乃遠在天涯。不能稍盡床頭踐蹠之役。萬一不幸。彌天之罪。誠百身莫贖矣。言已復哭。余曰。妹勿過悲。以吾思之。舅父必無恙。或者偶染小疾。因念汝儕急。故發電相邀。蓉妹曰。然則吾當速歸。余曰。汝一人烏能行。蓉妹曰。雲哥自與吾偕歸。彼病近已痊。可當可行也。余聞語默然。蓉妹曰。吾茲往告雲哥。約明日即行。余小語曰。善。蓉妹遂行。余自送蓉妹去。頽然倒榻上。思雲郎一聞此耗。勢必東歸。從此天南地北。會少離多。迴憶彼來時。方屆暮秋。忽忽至今。已有十月之久。此十月光陰。送於快樂者半。送於愁苦者亦半。今乃並此愁苦光陰。而亦無之。余平昔每禮拜與雲郎相見一次。猶歎其太少。茲參商兩地。恐十禮拜亦不能見一次。刻骨相思。吾將何以當乎。又思雲郎善愁多病。較余尤甚。平常小別。猶依依不舍。今茲遠行。其何以堪。且其舊病新瘳。脫因此復發。千里迢迢。為之奈何。余此時既自思復為雲郎思。既自悲復為雲郎悲。五中摧裂。莫可言宣。則亦惟有付之一哭。

夜間蓉妹自醫院歸。謂明日決行。乃忽忽收拾行李。既畢。謂余曰。蘭姊。吾儕雖屬中表。

佩秋嫁爲兄  
去桂香嫁梅  
影死今蓉妹  
行一矣姊妹  
絕不着一安跡

無所求惟求  
蓉妹勸慰雲  
郎如此多情  
雲郎雖死畢  
竟值得不安  
歷然不能安

親密實無異姊妹。今茲別矣。人事變幻莫可推測。此後能否再晤。頗不可知……言至此。哽咽不能再語。余亦啜泣。余邇來殆無日不哭。眼淚幾枯矣。蓉妹曰。姊之心事。我已盡知。然逆來惟有順受之。我今日往告雲哥。彼亦悲不自勝。一若老父垂危。並不足動其感念。而惟恐與姊一別。姊試思雲哥天性。殆已爲愛情磨滅盡矣。余曰。此事罪誠在我。然在我儕初意。萬不料事局變遷。一至於此。方今兩情方熱。困難正多。同在一城。猶日惴惴焉。如在驚濤駭浪中。一旦伯勞飛燕。各自西東。惜別傷情。自無怪其然。即吾亦恨不即死。以避此生離之慘。何況彼耶。蓉妹曰。別離人生常事耳。姊毋憂。苟此歸。吾父無恙。吾當爲姊與吾父謀之。余面一頰曰。以吾母意。觀之難矣。吾今他無求於汝。惟求汝好勸雲哥。使勿再病。則吾感汝沒世不忘矣。蓉妹曰。姊如此多情。無怪吾兄顛倒。不能自振。青衫淚溼。紅粉飄零。不謂吾竟身親見之。嗟夫。若謂愛情與容貌足以賈禍。至此。則吾誠當自幸。蓋吾二者俱無也。言已歸室。余亦就寢。然實未交睫。

七月十六日 送別

昨宵失眠。精神困憊已極。蓉妹侵晨即起。理其未竟之事。余則獨坐室中。狀如癡。瀟瀟

往來蹤跡中  
含著許多情  
意  
癡態活現紙  
上

是生離之言  
亦是死別之  
語我聞之欲  
哭矧雲爾耶

體貼得到

情濃意密妙

余此時腦筋震動轉為麻木蓉妹來與余言余所答多無倫次停午雲郎自醫院歸余  
 母見其將去亦不計前愆且殷殷問病中事顧雲郎終不敢上樓但於客室中往來躑  
 躑而已飯後遂偕蓉妹行余母不許余渡漢故僅送之江干余此時心中悲苦慘痛殆  
 非筆墨所能形容但覺兩足乏力眼前如起雲霧以巾搵之則淚盡而繼之以血矣雲  
 郎亦若有萬千言語不能傾吐但凝其呆滯目光注視余面良久始顫聲曰吾擊愛之  
 人別矣此別直最後之一別自分此生決無再見之期妹錦瑟前程為余遺誤殆盡設  
 余萬一不幸妹幸勿為我悲蓋吾既誤汝於生前決不能再累汝於死後也雲郎發一  
 語吾心即如中一彈雲郎語竟余心遂痛極而木苟非人多目衆之地余直欲相抱痛  
 哭以洩吾胸中積恨雲郎又曰此別實出意外然亦在意中蓋久聚必有一散天地至  
 理也果情愛不移良緣可續則後會正自有期妹幸勿過悲嗟夫雲郎是時心中之慘  
 痛當較余更甚乃猶忍痛以勸余其心愈苦矣因曰雲哥汝勿以我為憂我身既已許  
 君則生死與共有一日君即有一日我否則月缺花殘相與俱去耳吾今他無所言即  
 言亦不能盡但望汝珍重自愛蓋汝自愛即不啻愛余也雲郎似欲再言蓉妹曰時晚

雲郎去矣

一個道行不  
得也哥哥一  
個道不如歸  
去縱有柳絲  
千萬條怎聚  
得離人住

刻骨相思

一盡一我大  
似大離國情  
景我聞至此  
亦不禁黯然

矣。趣行。因與余握手。借雲郎下舟。欵乃一聲。遂隨波浪。而俱杳。余一年以前。與雲郎一離。一聚。亦已數次。然未有若今次之痛心者。自今而後。吾始知字典上至悲慘者。莫過於離別二字。此時苟非慧兒在側。余直將躍此江心。以殉之。嗟夫。夕陽無語。江流有聲。彼燕。燕。鶯。鶯。方結隊成羣。喧嘩笑語。詎知此斷岸之前。乃有一可憐人在耶。

八月二日

感舊

余自雲郎歸後。忽忽若有所失。身體亦至弗舒暢。稍加衣。則覺其熱。脫去。又覺其冷。飲食較前驟減。夜間輾轉。勿能成寐。偶交睫。即覺一縷芳魂。盤旋腦際。飄飄然欲奪門而出。豈真返劫之期。已至耶。若是誠余之幸也。凡人一至萬分無聊時。恆喜作遐想。矧余乃富於感情之人。安能自制。回憶去年此日。璇閨姊妹。鎮日喧譁。非彼來。即我去。愉樂之狀。可謂至矣。乃未幾。佩秋嫁去。又未幾。鶯兒遠離。六人之中。忽去其二。然猶恃有桂香等。時相過。從聊可破此岑寂。乃未幾。桂香于歸。又未幾。梅影下世。僅餘蓉妹一人。與余相伴。今亦撒手東歸。蘭閣寂寞。中僅牘此熒熒。隻影而已。豈真所謂彩雲易散。好夢易醒耶。林聲。卿謂易散不如不聚。以余今日景象觀之。此言當也。雖然。奪我姊妹。行猶

素蘭秘密日記

八七

終歸於雲即  
處處想到非  
多情入不能  
幼時曾聽村  
人唱梁山伯  
山歌云一落  
猶如刀割肚  
中皮肉在轉  
到地邊轉不  
知梁兄獨自  
哀孤一人恰  
好此一情是  
景

病態可憐

肖焦灼之態曲

可說也。蓋彼等無論如何終不能與余相處。一世胡為余。一生所託命之雲郎亦必欲奪之而去。蒼天阨余誠不可謂不酷也。雲郎此歸余第一即懼其途中病發不能抵家。復次則懼抵家後余舅不幸而死傷心過度致殞其生故余近日以來神魂飛越殆無刻不在章江之畔。每於黃昏日落時惟有一人徘徊園中形影相弔。古詩云早知如此掛人心悔不當初不相識。余今日實有此感也。

八月十五日 纏紅

一年容易忽屆中秋。前日接蓉妹來書謂舅父已愈。雲郎亦無恙。余心良慰。然相思兩地終難免傷感。傷感太甚。又為二豎所侵。瘦骨稜稜狀如枯鬼。久病之人轉無此狀。余為雲郎計固嘗立志不使病然而病魔之來初非吾力所能禦。今晨強起臨窗吸受新鮮空氣胸膈間覺稍舒快而病軀不能久立。搖搖欲仆如臨風之柳。久乃不支復就枕臥焉。少刻忽聞階前爆聲震耳。心一動然猶意今日佳節。阿龍祭祖既又聞賓客譁笑之聲。且似有人云恭喜恭喜者。余乃大驚一躍而起。時慧兒亦慘然入。余亟詢曰。吾家何事。慧兒搖首不言。余怒曰。汝其啞乎。慧兒行近余身低語曰。姑姑勿聞為佳。余愈疑。



霹靂一聲  
焦雷中頂安  
門不羣

杜鵑啼血

引經據典  
蘭尚復何言  
作者偏能編  
出以下許多  
話文心之妙  
直至如此

數語毒刺無  
怪其母閉之  
怒極而哭也

曰。趣言。勿。作。鬼。慧兒含淚曰。吾今未言之先。當為姑姑致賀。蓋今日為姑姑纏紅期。來賓即李家蹇修也。余聞語。眼前頓起繁星。肺葉驟張。翕翕有聲。兩足直立。絲毫不能動。彈銳聲一呼。遞仆於地。後聞慧兒云。彼見狀。駭極立扶。余至榻上。余則挺挺如死人。面色慘白。氣息如絲。彼大懼。哭曰。姑娘死矣。復以冷水灑余面。就余耳畔縱聲呼。良久。余始隱約覺有人呼星眸微啓。頭乃驟昏。哇的一聲。鮮紅滿地。此時余母亦至。余泣曰。母此何事也。胡竟不與兒商。余母曰。吾固屢與汝商。汝乃絕不予人。以轉圜之路。故余不得不獨斷為之。孟子有言。必待父母之命。媒灼之言。余有此權。吾無過也。余曰。吾且問母國甯所爭其為今日一紙婚約。抑為兒身乎。如為一紙婚約。兒當無言。若為兒身。則恐天荒地老。亦無其時。余母怒曰。是何言。吾見人家女兒亦多矣。從未見有不識羞恥如汝者。脫為余生。直將投之井中。了此冤孽。余聞言。憤恨填胸。凡吾平昔孝敬吾母之心。至此盡泯。毅然應曰。母欲死兒。亦至易。易天下無父母之孤兒。生死自惟他人所命。但兒今日必至堂前。毀此婚約。然後再死。余母大怒曰。若是直欲毀吾梁氏之門。宇。吾生何樂。勿如汝先死。我言已。號啕大哭。慧兒見勢已決裂。扶之而去。

雲蘭秘密日記

只此一着

至死猶爲雲  
郎計爲舅父  
是謂多情

死既不能祇  
有哭耳

一主一婢相

余此時見地下血跡心乃愈痛思雲郎者聞此其悲痛更不知至於何地吾前日面斥彼槍後以爲茲事當可攔起詎料反促其成又詎料吾母竟背余決然行之今已矣夫復何言但吾無論如何終不能嫁彼槍終不能負雲郎爲今之計惟有一策可以全之其策維何死而已耳吾自此事發生以來卽思一死以了之今日之日正余死期也但澄心一思余死固易將何以安置生者吾家無論矣雲郎聞此婚議告成已不知如何再益以余之死耗得不絕其生機哉余舅風燭年華僅此一塊肉脫因吾而死萬氏之鬼其餒矣余愛雲郎且愛余舅安忍演此慘劇耶是又不得不忍死須臾留此身以有待余思及此身發狂熱睡旣不甯則起而坐坐又不穩則倒而睡爲狀絕類瘋癩慧兒曰姑姑茲亦當少息卽令顛跌而死亦有誰憐汝者語出則又引起吾無限悲思果覺此身了然卽死亦將如草蟲自僵耳誰復惜之因放聲大哭曰慧妹吾一生所遭他人或不知却不能瞞汝試思此等殘局將如何收束者慧兒曰此事之速實出意外吾至今日始知之脫早知吾必已告之姑姑設法抵制然旣至此惟有作達觀余曰汝誠不善勸人者達觀如何慧兒語塞以目視余清淚歛歛下余觀之哭益甚嗟乎明月皎潔

對而泣是何  
淒涼之景  
點中秋

極似病室淒  
涼之象

李媪若不來  
即不成為感  
陪非閑筆也

玉漏無聲。人間天上。方互慶團圓。余則丁茲大感。欲生不能。欲死不得。使蟪蛄有知。當亦為余抱不平也。

八月二十六日 述病

銀缸隱隱。殘燄猶明。鴛帳半鈎。藥爐未熄。窗外風雨之聲。竟夕不止。際此秋容慘淡。秋氣蕭森。已足令人心情懶散。意興蕭條。再加此苦雨淒風。其何能堪。窗外芭蕉數株。盡為摧毀。余心遂亦與芭蕉同其厄。運病乃益深。余母亦嘗以醫至。願恃藥石之力。決不能起此沉疴。徒使余口舌多增一番苦味耳。李家媪聞余病。特於今日來視。且餽果餌多種。在彼意固以為愛憐至矣。而在余視之。轉增悲痛。彼曰。吾兒。汝今後將為吾家人。老身聞汝病。懸念彌切。務自慎重攝生。精擇醫藥。俾病魔早却。吾心亦早安矣。余不能答一語。但俯首啜泣。余母曰。彼自纏紅以來。即沾滯床席。想係福薄。不能稍受親家寵愛耳。李媪曰。君勿如是言。復顧余曰。吾兒。汝心究如何者。余忍淚曰。母言當也。李媪以手理余散髮。復撫余肩曰。兒若嫌孤寂。吾當為招桂香至伴之。余曰。否。吾固喜清靜也。又曰。桂姊近狀想佳。李媪曰。彼甚好。言際因與余縱論桂香家事。且曰。吾生平對於兒

詎知大謬

女姻事極爲注意。桂香苟非余，安能享此清福。故余甚知女兒嫁人，殊非容易。今次所以必欲得汝爲媳者，亦卽此意。蓋爲汝計，爲余計，兩得也。嗟夫！使彼而知余心者，當爲以不幸。豈惟爲余不幸，彼當亦自歎其不幸也。

九月七日 噩耗

凄絕之言

噩耗飛來

雲蘭生日忽  
得雲郎死耗

今日爲余十八歲初度之辰。余之日記實起於去年。此日飄忽之光陰，余在人世間又虛度一載矣。去年握筆作日記時，余身體固強健如恆，已覺愁緒縈懷了無生趣。自嘆年華易謝，煩惱漸增。詎今一年來所經歷之憂患，較昔更增數倍。則余之生氣自亦隨日以俱杳。此余所以不能不病，此余病所以不能不深。弱柳柔花，能禁幾番磨折。明年此日能住此塵世與否，能握筆作此日記與否，殊不可知也。余往年每屆生辰，一憶及母氏劬勞之言，輒痛哭不已。今則自哭不暇，無淚更哭。余父母矣，膳後慧兒掀簾入，手持一函授余，曰：吾適在門首，郵差以此函授我，是否致姑娘者。余視之曰：然而字跡秀媚，實出自蓉妹手。霎時心頭躍動，不審其中所傳，其爲凶歟，抑爲吉歟。亟剖而閱之。蘭姊青鑒：月前接讀姑母來書，知李家婚事已經成就。雲哥聞之，舊病猝發，已於

一生一死是  
兩冤孽

余讀至此亦  
不禁心酸淚  
落

可憐

慧兒之哭非  
哭雲郎哭雲  
爾也

前日謝世矣。彼嘗謂拚此一身以殉情。今果實踐。桐棺三尺。淒然瘞於西山之麓。老父因傷心過度。方在病中。妹亦淚竭聲嘶。莫知所措。嗟夫。舉家惻惻。淒涼極矣。

余閱至此。腦昏目眩。覺紙上之字。一一奔如野馬。磨旋而轉。思欲再讀。則已暈矣。慧兒見狀大駭。亟呼余母至。灌以薑汁。入夜始蘇。啓目微視。見余床沿枕畔。皆殷紅血跡。始知爲余。暈去時所吐出也。慧兒曰。姑姑病至如此。尙不自珍惜。將來如何結果。余曰。彼人既死。吾尙有何結果。慧兒曰。誰死乎。余泣曰。雲公子死矣。慧兒聞語一愕。曰。頃郵書。卽云此事乎。噫……語出亦掩面而泣。余因復出蓉妹書讀之。然終不能讀竟。剛及數行。卽覺眼前有無數怪物。翼翼而跳。則亦有棄之嗟乎。死雲郎者病也。病雲郎者余也。余萬不料余愛雲郎。今日竟使之病。復使之死。且病也。吾未嘗一盡看護之勞。死也。又不能一覩伊人之面。徒使章江漢水。共訴嗚楚。雨吳雲空。勞夢想雲郎。有知當如何。怨余當如何。恨余雖然。雲郎怨余。恨余。余願受之。蓋孽由我作。我亦當自怨自恨也。余前固嘗惶惶然。恐此事無好收束。然不料惡劣竟至如斯之極。已矣。夫復何言。彼既爲

酒酒而言直  
如轉疾長空  
猶啼巫峽我  
服作者筆力

凄惶欲絕讀  
至此處而不  
能淚者非人

欲吞金自盡

國書婚事成  
可死而不欲

余而死。余安能。靦顏而生。到不如大家撒手。同歸於盡。且筵席無不散之時。楸枰無不了之局。余一心早謝。夫世緣孤處已。淪於鬼趣。春花秋月。固知無分。余死樂也。自雲郎染疾以來。余即思一死。以了此冤債。至國甯婚事成時。此志益決。特恐余死。愈傷雲郎之心。故隱忍苟活。今雲郎既死。余尙有何牽掛死矣。特雲郎死。余知之。余死。雲郎不知。雲郎死。有余哭之。余死。更無人哭。余此則。余死而有餘痛也。思及此。寸心陣陣作劇痛。又不容余不哭矣。

夜間慧兒既去。余強起至櫥中。出雲郎平昔所致余之書。一一誦讀。一過讀畢。取而焚之。此時萬念俱灰。轉覺心地安逸。無所悲苦。於是脫指上金戒。以藥杵錘之。忽慧兒闖然入。握余臂曰。姑娘何苦來。吾固知姑娘必有此一着也。言已。奪余金戒去。余腦筋驟受此抨擊。復又轉於悲苦之一途。泣曰。慧兒。汝知我現在所處是何境地乎。慧兒曰。婢子知之。特姑娘決不可如是也。姑娘試思。武漢三鎮。誰不知吾家。且誰不知有姑娘者。一旦服毒自盡。人將不知以何事疑。姑娘流言所播。其害匪輕。是姑娘一死。上足以玷辱家聲。下足以敗壞名節。九泉之下。安乎。否。耶。余聞語。嗒然若失。覺其所慮。實屬意中。

死雲郎死耗  
至可死而不  
能死傷哉

可憐

懼雲郎懼  
父憶死母憶  
若妹面俱  
到是何等  
慘是何等  
心作者真  
用筆哉

之事然不死將何以對雲郎乃埋首慧兒懷中縱聲大哭嗟乎人生而至於求死斯已  
傷心矣今余乃欲求死而且不能余之傷心不更甚乎

九月十一日 自傷

余今欲下筆艸此日記久久竟不能成一字坐對書城皆然如歷夢境既乃擲其手中  
管就紙視之則爛然紙上者非墨淚也蓋余未下筆余淚已如泉湧而余竟不知足徵  
余方寸間之亂矣自初七至今余實未嘗寐偶一交睫即遽然醒故病量驟增咯血愈  
多家人咸惶然為余懼余反覺坦然無所憂慮但頻頻追憶雲郎憶雲郎不已復憶余  
舅思余舅一生潦倒百不如意老懷惡劣已云極矣今乃復使抱喪明之痛當夫洞垣  
一方明示死期殘燈熒熒料量後事時其為楚毒甯復能堪余母昔告余謂幼時提攜  
教養余舅之力為多今余所以報之者乃復如此余母有知當亦恨余不置又思蓉妹  
年方及笄閨中待字今後伶仃弱質正不知飄泊至於何所一家幸福皆被余毀之盡  
矣既負死者復負生者余死有餘辜矣  
余生平最惡濫說自由之女子然余實一崇拜真正自由之人西人恆言不自由毋甯

閑愁萬種無  
語怨東風

病態可憐

我聞此語我  
欲哭矣

死吾嘗抱此志必欲實行詎家庭專制凡吾所遇皆屢極不自由之事遂令好好一朵自由花遽墜飛絮輕塵之劫強被東風羈管希望既絕快樂俱無哀哀身世幾等於傀儡此余所以不能不死最可痛者奪余自由而致余死者乃出於余親愛之母氏此則爲余所萬料不及而萬不能忍者嗚呼

九月十七日

素照

昨夜吐血升許晨間寒熱復作頭涿涿然額汗出如瀋盜汗既多遂昏不省人事余固非懼死者然欲死不能不病此病中痛苦余實無力承受也向午熱勢稍殺人始清醒余母以醫至留一方家人市藥煎以進余乘間傾之未之飲也余自得雲耶死耗至今未嘗梳洗鏡台之上積塵盈寸不識此日容顏更憔悴至於何地恐不能與簾外黃花商量肥瘦矣余生平至愛鏡蓋有彼始足以見吾影吾影實爲吾生平第一之知己見吾影略可解吾悶今已成垂死之人與吾影亦將永訣吾反不欲更窺吾鏡蓋恐見此消瘦形骸轉加余自憐之念而益增余心之痛也

下午李家媪來坐余床次殷殷詢余病狀且繼之以哭在理庚書旣行彼已成名義上



事至此尙  
欲一睹雲  
墓地擬絕  
絕想者從  
處得來何

同誤於情

傷心之言

之姑嬾如此盛情。余當如何感激。顧余絕無此念。此亦莫知其所。以然。媼既去。乃伏几。草一書。與蓉妹倩。彼將雲。耶。墓地。用攝影器。照一片。寄余。俾余得於此未死之前。一見吾摯愛人之孤塚。寸衷。或可略慰。嗟乎。春蠶到死。絲方盡。蠟炬成灰。淚始乾。正不啻爲余寫照。

十月一日 哭耶

去年今日爲雲耶偕蓉妹至余家之日。爾時雲耶身體何等強健。纔一年耳。便至人天永隔。無處相尋。余誤彼耶。彼誤余耶。余今亦茫然。無論自誤。彼誤。同一誤耳。此誤之一字。同一促。余兩人生命之利器耳。彼既先撇余以逝。余亦去死。匪遙。彼至忍之。天公萬惡。之情。魔目的已達。當可以拍手相賀。然余前生何孽。今世何愆。而冥冥中所以處余者。乃若是其慘也。涉想及此。凡余與雲耶自幼及長。種種癡情。熱愛齊集。心頭而尤以臥病醫院時爲最痛心。然是時余猶得兩度往視。今次病發至死時。關山遙隔。竟不能一親其面。此身雖死。此恨綿綿。無盡期也。於是不能更思。乃伏枕而哭。余邇來哭泣過多。眼淚已竭。方欲哭兩眶。乃作劇痛。慧兒曰。姑姑病已至此。尙何哭哉。余曰。吾不哭。

且須立死。慧兒聞語，伏余胸際泣曰：「姑姑誠死，婢子將何以爲生？」余大感動曰：「吾死，汝宜擇良人可嫁之，但必須審慎周詳，庶終身無苦。試觀我今日所以成此結局者，皆緣余母一念之差，吾愛汝，故願汝以我爲鑒，知所以自處也。」慧兒曰：「姑姑待我恩高義厚，萬一不測，婢子何忍食息人間，竊願以身殉之也。」余曰：「汝勿癡，余已親手殺一雲，耶造孽已深，詎可再乎？且余乃失羣之孤雁，汝爲出谷之雛鶯，青蘭秋菊，早晚不同，老幹新枝，榮枯互異，余之樂境已逐年華而俱逝，汝之樂境方隨福命以俱長，安可因余而自斬哉？」因強起作一函，留遺余母，略謂余死後，慧兒宜善嫁之。

安頓慧兒

十月六日 自述

楓林落葉，草木枯萎，風雨連朝，爭撲簾幕，此景在常人當之，且病矧爲余耶？故吾日咯血愈多，余母見前醫不能奏效，乃易一醫，此醫尤不通，乃謂爲體質孱弱，月信倒行，余聞之，且怒且憤，所擬之方，卒未服，余家人原少，自余病後，益爲靜寂，奔走往來者，惟余母與慧兒兩人，然皆愁苦無復生氣，卽以頑皮好弄如阿龍至此，亦如冬蟄之蟲，余與彼雖非一母所生，然甚愛之，嘗呼之至床前，授以果餌，不受，但以目灼灼視我，而

寫家庭岑寂  
之狀，凄慘極  
矣

病至如此國  
所竟不一至  
少所以為薄  
少年律

一病至此可  
憐極矣讀者  
非如不下淚  
人必類

晚矣

已。戚黨中有聞余病者。咸來省視。而余名義上之夫婿。反杳然絕迹。問之。始知彼自婚約成後。仍回漢。舉別墅。尋其花酒生涯。去今日。余病垂死。乃不欲歸來。一視其人之情。愛於此。可知。然彼幸未至。否則。又不知要添我幾許愁恨也。

十月九日 懺悔

日來怯冷殊甚。雖擁重衾。猶顛顛不能支持。手撫胸頭。僅有一絲微熱。已成伏爾之僵蠶矣。前醫復來診視。畢。面有難色。躊躇良久。始成一方。出與余母。囑囑不知作何語。然可決其非吉利語也。余母返謂余曰。兒失形矣。何病至此。余無語。余淚自枕畔曲曲流出。濕余母之衣襟。余母亦泣曰。汝病實余致之。今茲悔矣。然余所以必欲為汝成此姻事者。實為吾家計。蓋吾家在此終屬客居。門前冷落。日就衰微。阿龍年紀又小。不諳世務。苟非得一強有力之親戚。以為扶助。梁氏門楣。必將墜落。其次則以汝嬌養。已慣難理。寒貧家務。國寧既必欲得汝李媪。又愛憐。備至嫁之。幸福何可限量。故毅然決然。為汝成之。雖明知汝已鍾情雲。耶然意不過小女兒惺惺惜一經嫁。娶自可相忘。孰料事成之後。汝終不肯移情別注。吾心為之一懼。及雲耶死。耗至汝病驟增。余心乃為之

感婦之見欲  
悔何追

大懼及今始恍然。余心勞日拙。凡余所想念。所期許之希望。皆成泡影。嗟夫。余欲悔已莫可追矣。余聞語大慟。余母又曰。猶有一事。余至今始知余設想之錯。蓋余總以為汝非我所生。對於婚事。尤不宜草草脫。不然者。任字汝於何地。汝無所怨。吾得所安。今若聽汝一時熱愛。許字雲郎。設萬一前途不幸。汝心能不怨余不善為謀。即旁人亦不免以不關痛癢四字加我身也。詎料誤汝而至於此者。適為余好勝之一念。吾今明知其誤。已無法補救。惟願汝鑒余苦衷。恕此誤點。庶幾余心乃得安矣。余聞此心如刀割。欲作一語。乃不可得。則抱余母大哭。

十月十二日 囑弟

生者死者齊  
集心頭傷哉  
死苦爾焉得不

余誠無所諱。余於國寯姻事成後。實怒余母。及聞余母一番追悔之言。始知余母所以如是者。都只為余家計。為余計。初非有所仇於余。怨憤之念。立為消滅。且念吾死以後。承歡色笑者。更有何人。平情而論。自余父謝世後。余母肩勞任怨。撐此門庭。老懷亦云惡劣。今復使抱喪珠之痛。淒苦更曷以堪。然余病軀委頓。已決無生望。惟有拚一副眼淚。以報吾母耳。因呼阿龍至。告之曰。阿弟。汝姊將死矣。汝尚聰明。以後務聽母教。勤

何等可憐

收束姊妹行

望國寧來國  
算不來望影  
片至影不  
至命薄心苦  
於斯已極我  
焉能不哭

心讀書。姊不肖。不能扶汝。至於成人。余心實痛……言至此。哽咽。不能成聲。阿龍亦掩面哭。夜間。余母以藥進。余感。余母意稍稍飲之。然卒無效。

十月十六日 病劇

日來漸不能食。但飲茶而已。心胸空洞。頗作驚魚之跳。久病之人。忽現此象。必無幸矣。晨間。桂香佩秋鶯兒。均以書至。問病。余閱畢。追憶當日姊妹之親密。愈增悲痛。然余已不能握管作復。但以其一片熱情。擱置心頭而已。余此時頗盼國甯來。以余家後事托之。余與彼雖非精神上夫妻。已為名義上夫妻。余不能愛彼。即彼今日相見。亦未必愛余。然余終望其能憐余母。而稍稍扶助。則余死後亦可少一層罣慮。詎彼竟不至嗟乎。

十月十八日 絕望

余邇來無日不盼雲。耶墓門。影片至。詎魚沉雁落。畢竟杳然。豈蓉妹怒。余不為余致耶。嗟乎。鶯摧鳳折。玉碎香消。白首之盟。既虛。墓門之形。莫睹。緣慳固至如斯。極乎。由此以思。余直可為千古第一薄命紅顏之標本也。

十月十九日 鬼影

今日頭暈甚。一合眼。即見余父母暨。耶。淒然立。余前。豈憶念所致。抑精誠所結。耶。泉路冥冥。知彼等待我久矣。夜間苦不能寐。但聞街頭寒柝。與壁上鐘聲。遙相應。答房中陰森。如有鬼氣。昏燈一穗。膏涸燄枯。而余心遂亦與此膏燄同時。並入於垂盡之境。傷哉。

十月二十一日 病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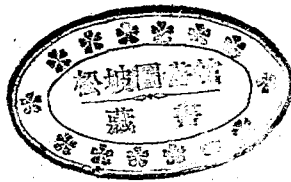
我讀至此心  
痛如刺無淚  
之哭已願普  
可下錦題佳  
天勿多情勿  
人於此劫乎  
盡免此劫乎

今日滴水不能入口。手足麻木。漸失知覺。喉間乾燥。不能作聲。痰湧氣塞。作吳牛之喘。若有人扼吾吭者。其苦乃無其倫。余母與慧兒阿龍均環余而泣。余亦欲哭。然已無淚。閉翻余最近日記。覺尙有千萬言語不能寫出。此真余之大憾。即今握筆作此數行。亦已不復成字。恐此後將永無握管之期。但有一事。余可自信者。余與雲。耶。心雖糊塗。而身猶乾淨。此則上可以對祖宗。下可以對父母者也。嗟嗟美人黃土。名士青山。月缺花殘。千古同慨已矣。尙何言哉。

按芸蘭十月十五日以後。即不能起坐。十六至廿一等日日記。均其口授慧兒記。

凄慘至此我  
焉能不哭

之於冊者。廿一以後。則已不能多語。故日記卽終於是日。余至其家。實爲廿三日。是時已臻危候。與余僅數語。卽以日記授余。是時余尙不知其中所紀何事。故茫然受之。及次日往。則已陳屍在床。香消玉碎矣。嗟夫。塵寰小夢。一現曇花。余作此書竟不禁黯然欲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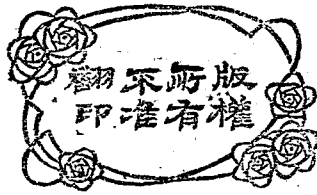


民國七年六月一日出版  
民國十年五月十日五版

雲蘭秘密日記(全一册)

定價大洋五角

(外埠酌加郵費匯費)



著述者

南昌喻玉鐸女士

批眉者

南昌喻血輪

印刷者

上海廣文書局

分發行者

廣州北京  
漢口杭州 世界書局

總發行所(上海)

世界書局

82

680218

(2)